



U 6
4064
6



門 4064
號 4064
卷 32-6



大事編年卷之

宣祖朝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
毅武聖睿達孝大王諱^昞中宗之孫德興大院君第三子
嘉靖壬子誕于仁達坊私第初封河城君丁卯即位戊申
昇遐

妃章聖徽烈貞憲懿仁王后籍羅州

城府院君贈頌議政應順女嘉靖乙卯四月十五日己卯
誕隆慶己巳冊封王妃戊戌昇遐于皇華坊雜宮

繼妃昭聖貞懿明烈光淑莊定仁穆王后金氏籍延安願

敦寧府事巡興府院君贈領議政懿愍公悌男女萬曆甲申十一月十四日丙戌誕于盤松坊私第壬寅冊封王妃行嘉禮于大平館 宣朝甲辰上尊號昭聖光海庚戌上尊號貞懿仁祖甲子加上尊號明烈崇禎壬子六月二十八日甲午昇遐于仁慶宮之欽明殿

入承大統 大妃垂簾

丁卯七月上即位勤政門是日成服上當即位牢讓不出喪次大臣懇請王妃亦堅請乃出猶不執上御座良久乃坐受賀 王大妃垂簾同聽政上既即位勅遵禮法減內班宦官長番之半常閉門默坐不與宦侍接言朝野想望

聖德之成就時實齡十六歲也

時上疾猝重不省人事夜三更中殿急招大臣李浚慶沈通源等與承旨史官入寢殿 上已不能言且不能視內人以冠帶置于卧内而已浚慶等進前大聲曰臣等來上不應使史官書二人名舉于上前亦不視無如之何矣浚慶等乃啓于 王妃曰事已至此當定社稷之計 主上不能顧命 中殿須有指揮 王妃答曰乙丑危急之時曾以上命下一封書當以其人為嗣浚慶等拜伏地曰社稷之計定矣時浚慶即召注書尹卓然即簾前書之卓然書第三子之三字以參俄而二人出左相李瑩亦至會

于賓廳是曉 明廟昇遐大臣會坐慶會南門使都承旨
李陽元同副承旨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侍御將士迎宣
廟于德興邸陽元只受注迎之命不問某君而徑出黃大
受執陽元帶問曰何不以當迎某君問之耶陽元曰已定
之事不須問也大受曰雖已定不可草率乃問大臣曰當
迎德興君第幾子乎大臣曰第三子河城君也大受遂書
于紙舉視大臣而袖出陽元等至闕門無馬從德興邸在社
稷洞在闕西不遠陽元欲步進大受曰事雖倉卒不可失
儀以駭瞻視陽元曰何處得馬時百官多入闕散哭馬從
在門外大受乃得馬從與二承旨俱騎至邸則侍衛未集

雜人攔入天曙兵判元混領侍衛士始至陽元不明言迎
某君只呼上舅鄭昌瑞通謁而已大受曰當通謁于誰也
如此大事不可糊塗古人有舉簾然後乃拜者宮中有王
孫三人豈可不言乎當請三王孫皆出親見然後乃可明
扈衛陽元不從問昌瑞曰何君裝束昌瑞曰前日所定河
城君也大受復力言當先見天顏陽元等乃請見時雜人
妄言扈從者當錄功於是全集託名以授宮奴朝士亦有
求錄者宮奴以錄名之簿授大受曰嗣子命歲之矣大受
不受曰嗣子今日豈有命令耶

初李浚慶既受顧命出賓廳令兵曹整部伍禮曹修迎立

儀李陽元請召三司長官叅預浚慶厲色曰我以首相承遺教君招三司將欲何為陽元惶恐失措上即詔有欲罪陽元者浚慶折之曰李某只欲敬慎而已豈有他意議遂沮陽元不自安出為安東府使上不以為憚竟至大用

左相沈通源自矜乙丑啓達之事屢言於公座曰今日主上之承通我輩豈可謂無功顯有貪天功之色浚慶正色不荅通源遂沮

迎詔使

時詔使翰林檢討許國兵部給事魏時亮以頌新皇帝登

極詔東來至安州聞大行王許國中有愛問譯官曰前王有嗣乎曰無矣問首相為誰曰李浚慶也曰國人以為賢而信之乎曰賢相也素有德量國人信之兩使曰然則無虞矣上以權知國事衣袞冕七章之服迎詔于郊外接待無違度兩使注目不暫輟歎曰這等妙年動中禮節得此賢君東國之福也

許國問國朝禮制風俗於李浚慶浚慶操筆詳錄無遺又問東方心性之學於李滉滉錄禹倬鄭夢周尹祥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徐敬德諸人而示之

斥退邪黨

九月削左議政沈通源爵放歸田里削尹仁恕鄭惕沈鐸
李臧官通源連源弟也少時累舉不中甚不得意金安老
當國通源對策安老為忠讜遂擢魁科 中廟甚不避之
故未得顯官 明廟即位以姻戚蒞身驟歷清要遂陞台
府為人庸懦無廉隅處事含糊而貪黷無厭賄賂輻輳門
如市肆其長子鐸及季子鐸爭以財利為事奪人賊獲財
產無異盜賊僮僕效之亦為民害李樛縱恣實與通源聲
勢相倚樛既敗公論欲蒞畏其盤根未敢尹元衡之敗通
源自知不為士類所容遂辭相位鬱不得志通源雖非可
畏之人而士林恐有奸人陰主通源而得肆其術故甚以為

憂至是公論乃蒞三司同舉以至三公率百官立庭請寬
逾月乃命削爵放歸

旋命尹仁恕等還給職帖合啓畧曰大護軍尹仁恕內附
邪謀諂事權奸流毒播紳釀禍朝廷前牧使鄭惕朋附李
樛極其諂媚傷人害物之心過事輒蒞沈鐸簡通奸凶之
輩傾陷士林之謀無不贊成李臧亂附李樛諂媚奴事其
他罪惡難以枚舉沈銓稟性陰邪加以貪毒蠹國病民縱
恣無忌如此之人雖置重典固無足惜并請還叔荅曰依
啓○銓通源之從子貪鄙無倫以椒親之勢驟踐華要出
牧大州專以峻剝網利為事嘗語人曰我有男十人不貪

何以資生但我終不害士林安自裕謂人曰叔平直士也
人問其故自裕曰不隱其貧聞者冷齒至是兩司論削其
官民多攘臂詈罵者

街經筵

十月上始開經筵而卒哭前無問難卒哭後開講反復確
論蓋欲用諒闇之禮也執義奇大升極論已卯乙巳士禍
本末又請用李滉表章李彥迪遺書上欣然開納又啓曰
李恒少業武而晚悟為學德器亦成而學問不能該通曹
植氣節磊落而學問則不循規矩成運亦遺佚之士未知
其學如何而恬淡自守人也一時賢士之中李滉為最又

曰已卯乙巳遣人雖蒙恩立朝年已暮艾請不次擢用指
白仁傑盧守慎柳希春也

叔叙乙巳羅織人

時因冬雷頌相李浚慶以乙巳以末被羅織者列錄上阮
或請放還或請復職宋麟壽等還給職帖浚慶力主之有
言作事無漸恐有後患者浚慶亦不顧

時李浚慶等議曰乙巳以後被罪之人橫罹無辜至今士
大夫之間憤怨不絕公論愈激聖寬伸滯正在新政之初
其時被罪之中生存及殞沒之人區別類錄畧叙人物實
蹟於名下且錄其時罪名庶冀 聖鑑一覽昭然命疏放

叔叙

命削奪金明胤官爵贈李彥迪權撥皆為政議明胤已卯賢良科人首以白仁傑為副校理俄陞直提學仁傑久廢復用猶懷慨議論不以老自沮人倚為重又復盧守慎柳希春金鸞祥等官爵被誣二十餘年始蒙恩命

時沈義謙與士類相議 明廟幼冲為 文定所迫魚肉

士林佛道大行正學泯滅當此時若不更張則國不為國而主上自新之德無以感動於士林矣義謙密疏于內得蒙聖允首倡仲寬乙巳諸賢又薦六条俱備六人

李浚慶獨曰主上冲年新承大統未諳國家是非且上有

慈殿今若遽論先朝大臣及政令羣起并爭有若乘時泄憤者然則不但事涉未安不平者抵其隙而來之則翻覆之患不可不慮姑待主上臨街日久從容開導不可暴發而驟論只宜先将淺露易見之寃若干條伸理開端則約有自牖之漸事有永釋之勢云云

諫大妃拜陵

因山後大妃欲行拜陵之禮頌相李浚慶啓曰攷據國朝典禮無王后拜陵之文此實非禮之舉昔東晉之時有皇后拜陵之事蓋以皇帝幼冲之故當時議者猶以為非禮而止自浚歷代禮樂之脩未有如宋朝亦無皇后拜陵之

禮其為非禮據此可知我朝拜陵之事間或有之皆循一時之情為此過舉今者因循又為拜陵此實重先王之過而為效尤之舉豈所望於正始聖明之初乎今若踵前日之非又行非禮之舉則自今遂成古事開萬卷無窮之弊如魏胡后之拜泰山唐武后之為亞獻將無所不至以今天災地震疊見層出固當恪修人事靜以俟之猶懼有非常之變况復為干禮犯義之舉以忽天戒○荅曰啓意至當恐懼不已死則當侍山陵耳

撤簾

戊辰元年二月日有青赤暈白氣如虹貫輪 壬大妃還

政于上撤簾謂侍臣曰女主為政雖使庶事成熙太本不正他無足觀况未必盡善乎日變之作良由未忘人之聽政也○先是大妃問垂簾近久大諫白仁傑進曰嗣君本至幼冲女主不可以久聽國政大妃不悅未幾撤簾

贈謚趙光祖

時左贊成李滉上疏陳六事一曰重繼統以專仁孝之道二曰杜讒間以親兩宮孝慈之道克盡天倫三曰敦聖學以立治本四曰明道術以正人心五曰推腹心以通耳目六曰誠修省以承天愛又請褒趙光祖上親札荅之乃贈趙光祖領議政謚文正

追罪南衮

上於經筵問贊成李滉曰近日侍臣皆言南衮之奸邪者何耶滉曰陷害趙光祖以己卯士林之禍構承旨金啓歷舉其為鬼為蜮網打事狀一、敷陳滉曰臣口訥不能分明啓達金啓之言皆是也即日上命政院書金啓啓辭大臣處收議且令玉堂兩司論列衮罪狀於是玉堂兩司交章請削南衮官職大憲金貴榮大諫姜士尚副學盧守慎等劄言衮奸邪陰慝斷喪國脉之罪左相權轍議伏見李滉所啓追奪南衮官爵之事其意至正矣自己卯年來士林之禍皆由南衮為之首惡也其身已死其骨已朽今雖

棄職固不足以償其軀刈士林之憤矣既為追贈光祖而南衮尚保官爵則善惡無辨是非不明衮與沈貞俱以貪邪無行之人不容於清類而日夜鼓吻締結洪景舟作為蟲葉之讖密達冕旒以驚聖衷藥夜開神武門入對便殿初欲拿致光祖等於闕庭因撲殺之及召領相鄭光弼至上前冒萬死救解衮慚不能言是日前夕衮着白衣草笠詐稱南生負投刺於光弼光弼知衮之有詐驚起示之則稱有密旨光弼嚴辭拒之其為鬼蜮之狀甚矣欺君罔上舞弄奸邪賊害士林斷喪國脉古之小人罕出其右追棄官職不勝幸甚右相洪暹議南衮媚嫉善良網打士林其

身雖死尚保官爵閱歲五十輿情猶激請明示好惡慰蒼衆
怒傳曰南袞之事非但玉堂劄子近日經席亦屢言之故
下問今見朝議上自大臣下至兩司玉堂一陳列朝議
如此不可不從盡棄南袞官爵以快士林之憤

李浚慶議曰南袞有文章之才多識前言往行不可謂全
無識之人在中廟朝憤嫉善類潛懷邪毒夜開神武門囚
繫一時名士盡行斥逐翻覆朝庭使士氣摧沮國脉斷喪
至今小學之書為世大禁少有規行矩步言論端正之士
必指為已卯餘黨緣此士行墜地節義道喪至於尹元衡
李芑之輩專事毒虐公受賄賂貪風大肆不可回救國勢

將至於危亡推其源流皆自南袞啓之也今日天運循環
治道昭明既褒趙光祖之爵當正南袞之罪羣議之憤鬱
庶得以伸靈矣但老臣愚見 主上勉力學問道成德立
使當世髦士習知趨向各自修飭俗成廉恥則三代之治
當自此漸進至於四十餘年之枯骨不必追罪而國脉滋
永道化隆洽矣况小人無世無之豈以罪罰而雖止浚未
之奸邪乎若欲追正其罪則近世之奸將不可勝誅而遠
論於四十年前之罪似亦有乖於時措也

李珥上疏自列

時以李珥為弘文校理上疏畧曰髫年求道學未知方遂

耽釋教因昧本心從事禪門殆周一載賴天之靈一朝覺悟
縈熱歸家慙憤求死自古中釋氏之毒未有如臣之深者
自分為世所棄便欲躬耕讀書以送天年臣父惜臣雖
出末技強令求名遂作舉人只求斗祿以救飢寒豈期謬
恩橫被出入舉者請解臣職勉力為學以修舊慝○答曰
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所陷溺未可以昔日耽禪之小
失輕遞論思重任且悔過自新其意可嘉宜勿讓

撰儒先錄

時命儒臣柳希春撰儒先錄自鄭夢周始倡絕學金宏弼
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等相繼而出大有功於斯道特命

賜祭修塚贈官謚錄子孫又命撰次其言行名儒先錄仍
命刊行述息錄心經以何氏小學名物度數最為詳密便
於初學三綱行實可以扶植倫紀并命刊行

進夙興夜寐箴註解

忠清監司盧守慎上疏勸上立志為學以為出治之本且
進野撰夙興夜寐箴註解○答曰予前日受學於師傳韓
明胤以此授予曰此暗室盧某所解予敬而受之今幸復
見予當以此自警焉

擢白仁傑

己巳二月正月擢白仁傑為大司憲三辭○手札答曰卿

忠誠可以貫日月節義可以凌冰霜宜速赴命仁傑乃拜命

文昭殿昭穆

二月判府事李滉請於文昭殿正昭穆之位不從○初仁宗當祔文昭而李芑等以為未踰年之君權奉於延恩殿國人悲憤至是興議欲因明廟禫後與仁廟同祔李浚慶以為仁廟既祀延恩不必祔文昭於是三司交章比浚慶於乙巳權奸浚慶自服其過更請祔文昭而舊制太祖南向二昭二穆東西相嚮殿宇東西長而南北短無餘地可容一位滉以古者祔享之位太祖東向昭穆南北向我朝

宗廟無祔享之儀只於原廟有此儀而位次非古若因此會正太祖東向之位昭穆南北相對則無拆開殿宇之弊有因俗復古之美作圖為設以進之大臣以為原廟不可施古禮且此位之設已過百四十年今若慶遷則祖宗之室亦必駭異議遂不行然殿內終是狹窄不容床卓戶參柳景深立議更鑄祭器使之適中上親視膳見卓上咒四皆慶為陋小大怒恚命打破李珥之聞歎曰如欲有為當有慶草令百四十年已設之位尚不可遷則况百四十年已行之法乎窮則變則通今者窮而不變吾不知矣李退溪自慶不能廢原廟故欲於原廟中行古禮是亦處慶而

得正也大臣非有定見只欲苟循流俗以沮儒者之議而已宜乎賢者不能立朝

薦遺逸

時命薦遺逸之士京畿監司尹鉉以成渾應命曰遺逸之士今世難得有成渾者於學問深有自得之妙可謂遺逸之次

進東湖問荅

七月校理李珥進東湖問荅數萬言先論古今君臣國家治亂以及當今經濟之策上深留意省覽焉

進聖學十圖

右贊成李滉承召入京雖加寵敬而言不採用遂謝病歸鄉乃集先賢所作之圖補以己意為聖學十圖以進議論精詳滉曰吾之報國只此而已○上引見便殿問曰卿欲何言滉曰伏願聖明愛護士林上又問何人可倚信何人為道學對曰李浚慶可托大事願信勿疑竒大升學問之士但未造稍微耳既辭闕朝士儒生出餞傾城牢挽遲留三宿江上而南歸

門點金鑑

大司憲金鎧以先朝舊臣持身甚嚴官稍稱廉簡而為人剛愎自信不喜道學之士見人異於流俗則必深嫉之李滉

既退鎧心不平語人曰景浩此行所得不少暫詣京師手
握一品告身而歸以為鄉里榮豈不充然乎還鄉過全州
與監司宋贊劇談儒者之弊府尹盧禎退曰脫紗帽投地
曰看此紗帽終不免禍矣蓋畏鎧將害士林也及洪曇為
吏判鎧之族子金繼輝聞之曰金判書殆哉蓋曇意與鎧
合如引鎧持憲若不能害士林則必為士林所不容故也
曇果引鎧為大憲鎧大言曰當今士類妄欲有為不可不
折制也蓋指奇大外沈義謙李後白等也乃於經筵白上
曰為士者當飭其躬而口不言人過失今之所謂士者自
顧缺然而妄談是非詆毀大臣此風不可長也已卯之時

朝多浮薄之士推引同己排斥異己趙光祖之得罪皆浮
薄之徒釀成其禍願聖明抑制此習於是士林疑之持平
鄭澈曰金體熒惑聖聽嫁禍士林聖明不可不察因言鎧
失劫中其病鎧面如土色先拜而出於是三司文章請削
黜鎧被劾出都門外見臺諫啓辭驚曰觀此啓辭乃以我
為少人也憂懣成疾數月而卒

德興追尊

十一月追尊德興君為大院君夫人鄭氏為河東府夫人
加嗣子河源君程爵一品上敬以一品爵世襲俾其其祠
朝臣皆以不可且曰宗室之祿例限四代舊規不可變為

也乃以爵祿限四代只以土田贓獲世祀。李珣曰專心
正統固理之常崇奉私親亦情之至也名分一節之外極
其陰重無所不可朝臣不揜情禮惟舊規不可廢事理萬
變亦安能膠守乎今上以旁支入繼大統此亦舊規乎大
院君誕育聖躬而四代之後嗣孫絕祿其與嗣濮王世祀
之例異矣豈有憚於聖心乎

先是因領相李浚慶所啟德興君追崇事考禮文廣議以
啟事有傳教廷臣引宋濮秀二王追崇典禮覆議施行而
李滉方被召在京既擬上議具六条并其上下論叙不果
上復以差獻官二供物一節與奇大升反覆商量其大意

以為古者既有降私親不得祭之文又廟在本第數世之
後子孫不得不以昭穆入祭差官行祭勢有所碍且一廟
之內一祭之設豈可祖以官供孫以私具乎當為置田土
贓獲世其傳不得輒有分割四仲月時祭有供牲承一謹
頭餘恣家具以應不祭私親之義可以永傳無弊允為便
當云初上入承在河東夫人初喪將葬自上遣官行祭祝
辭有謂皇伯父而稱孤侄大升以書質之滉曰程伊川皇
伯父之說宋鑑皇從兄某之子及皇伯云者皆指皇帝之
皇今乃誤指為皇考之皇豈不大乖哉况皇考之皇尤不
可以用於僭尊也仁宗於主上為皇伯考矣伯父之稱亦

甚未安且孤侄之云雖據家禮為文當云孤侄子不當云孤侄也且致祭祀方在國恤之初宗廟之禮亦不敢舉豈宜為私親製文遣官行祭况巡侍之臣服大王斬衰輕與於私親之饋奠亦豈合禮云云

大臣玉堂八侍

時領相李浚慶入侍時上語及乙巳日衛社之時善士或有坐死者其瘡痍未合矣校理李珥曰大臣之言何可含糊不明乎衛社是偽勲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奸凶軌伐士林冒錄偽功神人之憤久矣今當親政之初當削勲正名以正國是浚慶曰此言則然但先祖之事不可卒改珥

曰然不明廟幼冲即祚雖不免奸凶之欺弊今則在天之靈洞照其奸矣雖曰先朝之事豈可不改乎先是白仁傑每見浚慶稱李珥賢且才可薦用及珥於經筵再折浚慶之言浚慶不悅謂仁傑曰爾之李珥何其輕率乎

請靈乙巳己酉寃

庚午三年四月兵曹參判白仁傑上疏請靈乙巳己酉之寃上下其疏于大臣使之議啟領相李浚慶等啟曰乙巳己酉之獄實多有可疑之端然在今日似不敢輕議也已酉之獄最為寃枉誠可於邑仁傑之疏既發乙巳之端衆情憤鬱咸以為寃枉未伸致

此旱災浚慶見物議難抑乃率東西壁詣闕請宣丁未已
百罪人之寃削李芑鄭彥慤官爵猶未舉乙巳明日三司
同發請宣乙巳以下寃枉猶未舉偽勳

玉堂劄曰在昔中廟末年仁廟在東宮而尹元衡兄弟與
尹任搆隙啣寃日深於是大小尹之說識者已知其為
禍胎矣仁廟即祚元衡等乃造不測之飛語欺罔文定驚
動明廟每以為大禍朝夕將起當是時文定深居內殿明
廟方在冲耳外間之事何由灼見茲不能不動於邪說而
尹任判逆之名聲於此矣及仁廟大漸丁寧授受明廟以
嫡統介弟入承丕緒天命人歸孰敢有一毫異議於其間

哉只緣元衡與李芑等挾憾煽毒將善殲類鼓無根之說
搖動宮掖脅制朝廷尹任固為几上肉而柳灌柳仁淑皆
與李芑有憚故俱得大罪猶未敢加以叛逆之名鄭順明
以陰譎叵測之人欲圖大利誣歸進䟽敢欺君上于白日
之下凶謀既逞大禍斯作夫以尹任鹿鄙無狀濫侍宮禁
之罪誅之固不足惜而叛逆之事實無形迹况柳灌之盡
心事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者豈有毫髮疑貳之端哉三
人既死一無可推問林百岭知尹任之僭李德應輕躁恟
弱可休以威遂誘脅百端約以免死彼德應之愚妄冀其
苟活胡言亂語莫見端緒羣奸据撫其稍涉不道者定為

叛逆之律此以一人之亂言斷其大獄也夫三人之罪誠是叛逆則當推鞠得情明示典刑夫誰曰不可今也不然始則或逋或罷次則竄謫次則賜死終則梟首夷族不問其情不取其服自古未聞討叛逆之舉迺回不明若此之甚也至於瑠之被訊也酷加淫刑極其慘毒瑠不勝其苦歆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教之乃得取招鳳城之苑出於金明胤之纒口壁書之禍生於鄭彥慤之毒手忠州之獄始於同氣之闕墻成於元凶之鍛鍊終二告寔不知其幾此由罔蔽君上羅織忠良寃痛極天舉國之人莫不知之故元凶恐其奸狀發露欲以戕殺之威鎮定國人於

是貪功嗜利之徒希旨生事此所以告寔者接踵而善人無孑遺矣夫以明宗之恭儉愛士少無失德而臨街二十餘年天心未豫災異荐臻迄于殿下爰恠元酷豈非大寃未寃傷和召殄以至此極明廟末年天誘聖衷惕然覺悟漸啓伸靈之端奇鈕忽捐睿志未就垂簾之日克遵遺意人皆引領而望庶見天日還昭而霽恩中止云云再劄指禍之時尹元衡簧鼓邪說罔文定雖下密旨亦不顯言叛逆之狀鄭順明李芭林百齡等陰喉兩司欲罪尹任柳灌柳仁淑而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則欲隨其議其他臺諫指正議不撓於是凶黨相顧罔知所措林百

岭乃倡告變之謀夫叛逆天下大變也當聲罪致討使人
心曉然知其極惡罔赦之也安有潛謀秘計陰嗾兩司之
理此其為誣罔之證一也忠順堂入侍之時李芑進曰尹
任多有不自安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因議其罪竄
任罷仁淑適灌彼誠叛逆則李芑於任等有何畏忌而不
明言其叛狀乃以不自安存形迹為言乎此其為誣罔之
證二也大禍之作專出於順朋之一疏二中誣歸無所不
至而順朋既知任等不軌則何不於忠順堂悉陳之而追
疏如此乎忠順堂入侍距上疏之時只隔六日六日之間
既罪之人乃謀不軌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三也元衡既以

飛語螢惑文定而又造謗書以誣恭懿至今臣民莫不痛
骨惟恭懿王大妃聖神之配任似之傳任縱有奸謀恭我
懿當不顧私親舉義討賊之不暇安有反秘函謀與之交
通之理此其為誣罔之證四也元定罪之時雖難犯死罪
必窮推得情結案取招然後乃定典刑况治叛逆之賊乎
任與二柳之危也不問其情不取其服此不過速殺掩口
以秘邪說而已此為誣罔之證五也瑠之逆名始於尹元
老之亂言當其時也中廟在位仁廟在東宮尹任雖無狀
豈有捨此二聖而預附他人之理乎且瑠之年長於仁廟
十四年豈有以瑠為仁廟嗣之理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六

也當仁廟大漸之時尹任之八侍大內固有罪矣但當日
正統之傳無毫髮異議若使尹任欲行奸詐則宮中耳目
不為不多豈無形迹之可見乎傳受之時既無異議而乃
以德應之誣服斷以叛逆并及無瑕之兩柳此其為誣罔
之證七也治叛討逆王法之至嚴者也當據大義以訊其
情安有潛行誘脅以取誣服之理乎德應之被訊林百齡
甘言於外宋世珩泣訴于內使愚妄之人信其利口欲以
陷人之功苟免其死此其為誣罔之證八也許磁閔齊仁
初付奸函欲取富貴而及其羅織日熾鍛鍊日酷為錄偽
勲之後自知不免小人之歸方始悔悟漸與奸函不合遂

得重罪齊仁則至於削勲凶黨之中亦相矛盾况一國之
公議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九也李彥迪權撥皆伸救任等
者也凶黨以二人并錄于勲籍者欲援名賢以欺士林也
撥之錄功又在於書啓之後尤為無理安有伸救逆叛而
得參勲籍之理乎小人之欲借重於君子者於此亦可見
矣二人之錄勲固非本心而守正舊忠伸救不已竟陷奸
宥幾至赤族朝錄其功暮治其罪錄之削之惟其凶臆此
其為誣罔之證十也沈連源素不與邪議而元衡等乃曰
必以連源並參功臣然後勲籍乃固連源心恥其非外畏
其禍不能力辭錄功還家與其妻對而泣夫衛社之勲果

實不虛則安富尊榮自有山河帶礪之固何必強援外戚為
長久之計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一也凶威雖酷清儀不
滅街巷之間言或稍正則輒加以庇護逆黨之名至於柳
湛只以武定寶鑑不必印省之言流譎避喬幾危復還夫
好善惡之國人之所同也何必淫刑鉗制然後乃息國人
之囂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二也陳其大槩雖止於斯
其他可證之實難以悉舉云云

三劄頃者伏觀聖明答翰林院之批曰謀逆之狀衛社之
功皆載於武定寶鑑若然則殿下之所信只在武定寶鑑
而已夫續武定寶鑑者奸凶欺罔聖母極其誣飾羅織成

書疵隙百出適足為識者嗤笑而已請以武定寶鑑明其
虛偽當初忠順堂入侍之日李苞進曰尹任多有不自安
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洪彥弼曰任可竄仁淑可罷
灌可通衆議皆如此申光漢曰危疑之際不可不鎮定人心
任等之罪皆可斟酌李彥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熱恐有
士林之禍彼三人者誠是叛謀則李苞順朋等何不直言
而光漢彥迪伸救若此乎自古未聞誅叛討逆禍及士林
者也此其為虛偽之端一也越二日加罪三人之時順朋
曰任苞蔽禍心罪固不赦若至依律恐其太重灌與仁淑
陰附尹任謀危宗社其罪極重而事涉脅從恐不可以一

律斷之夫包藏禍心謀危宗社者極惡大罪在法固赦春秋之法尤嚴於治其黨與則順朋於彼三人有何愛惜而赦護如此乎不過措造虛言驟加大戮人情駭恠莫可鎮服故欲以浸潤之術漸致重典耳此其為虛偽之端二也權撥社稷之臣也書啓之辭皎如星日殿下試垂睿鑑則可以想見其為人矣撥之伸救如此其至矣而反錄于勲籍此小人欲假君子以服人心也自古安有伸救逆賊而得為功臣者哉此其為虛偽之端三也順朋曰撥之啓而發怒乃一誣罔之說大禍斯起夫順朋之說未上則尹任只為不自安之人灌等只為稍存形迹之人而順朋之說

既上則三人乃為締結謀叛之賊順朋早知三人所為則何不於對面之日盡言不諱而反欲救護乎且廷議不然而順朋之說獨如此則當使順朋與三人對辨取服定罪可也今也不然獨以順朋之說為信而不問三人謀叛之狀矇矓賜死此其為虛偽之端四也順朋之說極其誣飾固為巧密而其論尹任之罪則只舉丁酉之事且曰陰圖不軌而不能言其不軌之狀所謂不軌者何事也知而不言則順朋亦有罪矣不知言則其為誣罔亦明矣此何而弄於以莫須有三字斷岳飛之罪乎此其為虛偽之端五也順朋所論柳灌仁淑之罪尤無指的之處灌則以有當立

何人之說仁淑則以有黜熱不悅之色自古安有見其辭
色便指為叛逆者乎且順朋則曰柳灌與首相附耳相語
曰當立何人尹仁鏡則曰與林億齡會坐時柳灌入來曰
稟宗社大計言既有異日亦不同奸黨合謀之說不相矛
盾乃如此：其為虛偽之端六也諺簡之說上誣恭懿至
令思之腐心痛骨文定為元衡所欺固不能不致疑於恭
懿元衡之罪可勝誅哉若非文定以慈愛扶護則事且不
測矣恭懿之塞淵寧有交通尹任陰閔凶謀之理乎此其
為虛偽之端七也順朋之既既上而定罪三人之時林百
齡曰三人自懷疑懼反有患失之心其漸將無所不至者

齡既叅元勳得炳幾之辨則三人不軌之狀宜無所不知
而向不明言其叛狀而乃以患失之漸為辭乎人臣之患
失雖曰有罪若志取世上之鄙夫而誅之曰汝有患失之
心將無所不至則世上之人得免叛逆罪者幾希矣
此豈理耶此其為虛偽之端八也錄功之時或以告變或
以入侍或以承旨史官此則有言可執矣至於尹元衡韓
景錄林百齡萬年尹敦仁崔彥浩鄭礪申秀溼等一事不
載不言不現而乃叅勳籍何耶此不過或以潛通宮掖或
以交結奸凶而已誅討叛臣若是實事則元等之衡而為
無非出於憂國之誠心何不顯言其事使後世曉然知其

為大功耶惟其魑魅鬼蜮之誅罔聖欺明不可示於後世
故錄其名而秘其迹此其為虛偽之端九也金明胤貪叨
樂禍希旨生事誣啓崑瑠之事挑生大亂之階矣三人若
有推戴崑瑠之謀則順朋之跡面對之時何不一言及此
乎三人既死無可推問之後乃造無形之說此其為虛偽
之端十也安世遇誘脅任家之老婢以中奸凶之款以遂
僥倖之計乃曰若問毛麟情狀可知夫尹任雖無識非不
不辨菽麥之人謀叛莫大之事也乃與老婢相議乎此其為
虛偽之端十一也世過又曰任陰謀秘計鄭淑儀婢內隱
難知之此言尤為無理謀叛之計雖父子之間不敢輕說

鄭淑儀婢於任為如何人而乃知任之陰謀乎其它從伊
玉梅香頓一類之皆迷暗女子也任非病風喪性狂言亂
走者也敬舉大事而乃與此等女子說其懷抱乎此其為
虛偽之端十二也羣凶之所恃而崔躍者只存李德應之
供而今據供辭自相乖戾者甚多蓋畏求生

故也今舉其一二則德應曰任謂自上凡事皆議決於大
臣吾門可保五六年無事又曰大行王昇邈後大王大妃
遣內官勸粥於任及汝弼任曰我侍病入內必以我圖為
不測而終無異議傳位于主上是必感喜然也心甚自安
又曰任欲通於灌仁淑而臣曰安知灌仁淑以公為無狀

而反害也任曰果然如此等說或以尹任為心甚自安或以灌仁淑疑任之無狀則與所謂與灌仁淑共謀者何其懸絕耶且只稱其共謀而終不能言共謀之何事則可見其誣服也此其為虛偽之端十三也假使三人共謀不軌必有實迹詞證歸一然後乃可懷律定罪今也不然玉梅者之供則曰瑠到任家任坐庭中語瑠曰汝當立矣從伊供則曰七月初三日任謂興義曰欲立鳳城君興義供則曰仁宗大漸時父任言鳳城若以問安入內即使傳位則孰能衝之瑠之供則曰任欲議於朝庭封主上為上王將立臣與鳳城矣前後各人之招互相逐庭一至於此尚可

謂之辭證歸一乎此其為虛偽之端十四也奸凶手自粉澤之書其誣罔乃如此雖欲信之不可得也今之卿相多有目睹者而殿下不信其言乃信奸凶所造之書耶奸凶一時之說可以取信於後世則是司馬光永為奸黨朱子永為虛學唐之羅織經可謂用法之程式矣天下寧有是理伏願殿下取武定寶鑑參以臣等之言反覆相證快順輿情以定是非不勝幸甚

命仲丁未巳酉罪人

六月丁未巳酉罪人並命仲虛唯李弘流不赦削棄李芑鄭彥慤官爵是時臺諫逐日伏閣玉堂日再上劄大臣類

啓舉朝及宗親儒生忠義之屬皆爭上疏八月因定奔命
招三公東西壁六卿三司長官咨議乙巳之罪始削鄭順
朋林百齡官爵

請削乙巳偽勲

明日三公率百官立庭請削偽勲伸雪柳灌柳仁淑之冤
自是兩司日五啓玉堂日三上劄

顧相李浚慶章百官立庭請啓曰自古勲業之人在草昧
之中或左右厥辟奔走效勞翊載於危亂之間協策於艱
難之際及其龍飛御極事平時定之後功存社稷名勒鐘
鼎垂鴻名於竹帛分鐵卷於茅土此乃所謂功臣者也今

者尹元衡李芑林百齡鄭順朋等乃於明廟以介第之尊
受仁廟之內禪天命人心帖然宗社奠安之後構陷疑懼
之言無形之事連起大獄誣殺忠賢初則設心於獻諛固
寵之詐漸以奸謀滋甚殺人愈多要以為功掩取勲名不
知有何勞効有何事業有何衛社之績耶然當其釀獄誅
殺之初尚無指的之罪芑輩亦不敢為功臣之詐順朋之
家臣朴貞元者設為錄功之策羣奸始從其詐而其時自
中竊議者猶以為宗社莫大之勲成於賊之一口云此人
等心術本末如此則柳灌柳仁淑輩冤枉實迹從可知矣
尹任則既與諸尹結為溪讎當仁廟大漸之際以無知武

夫託肺腑之地謀為自全之計固不可掩矣灌仁淑則或
百顧命大臣或以帷幄重臣名位已極年已衰老有何事
滿之心乃與賊任謀生意外之望自陷不測之禍乎當初
既無可據之罪只為分配而已斷以巧加名目賜之以死
後又因金明胤告變始乃拿致其子弟百般誘脅造出可
欺之言論以大逆反逆是何等罪名而生時未嘗取服乃
於身死之後勒以加之反以為功乎其無實構虛巧誣成
獄之狀於此甚灼然矣當時叛逆之名只以李德應之招
又以諛簡之內通為證然德應豈有謀為莫大之事而虛
陳其書遺之於闕內之理乎當時之人潛言芑與元衡同

謀而為之者而特畏其慘禍不敢宣露身構成虛無之事
圖為偽勲之跡難掩於國人之耳目云云

浚慶密劄曰朝廷將伸靈懲討之事交章上請庭立面事
將逾半歲而臣等之牽多官啓達亦因公論憤發勢不可
抑遏俞音久闕人心轉鬱闕庭喧鬧非獨臺諫廢其耳目
百官庶僚皆廢體務胥吏輿皂奔走長立無休暇之隙而
臺諫皆莫之顧惟以不得其言則去為重而無有了期臣
有老妾之見未免杞婦之憂伏見近日公論久闕人心益
憤朝廷之上閭巷之間至村於野愚氓莫不以幽冤未雪
奸凶遁罪尚帶勲籍為寃為憫為痛慘：焉念：焉違：

焉如恐其譖如憐其親戚如急其極溺惡語危言无所不
至是孰使人又孰誘之而蒞乎蓋其當時寃枉之痛奸凶
之毒染人耳目入人心腹哀痛忿嫉之念愈久而愈甚不
能自己耳昔者黨禁未解而黃巾亂作劉晏寃死而藩鎮
補兵朝廷處事得失係人心治亂古今之明鑑也竊見國
家危運連仍前歲失稔今年又旱民無自擔之詐官無可
救之儲荷擔而立目動而行盜賊之蒞直湏時身奸雄之
傑黠者若指以為資竊羨嘯聚知人心憤鬱在於此事或
以伸寃討惡為名則適足為籍口之奇貨念及於此不勝
膽寒云云○上下諭至責其變復後慶上劄待罪辭職

十月丙子就職復啓乃命二柳仲靈叛逆之名十一月停
啓百官廢職叫閤者凡七朝而竟不得削勳
謹按舉朝叫閤竟未蒙允其胡有四嗣服之初雖未遽草
前謬大臣當以奸凶之罪良善之寃日陳於徑席浸漸於
聖聰使 主上預定好惡之權衡而顧乃含糊未吐及時
端緒既蒞猶以不可輕議為言致主上難於倅改先朝之
事一也大臣皆以尹任之事不可論也似若以尹任為實
謀叛逆者尹任實是叛逆則豈無黨與而誅任者豈無勳
勞乎主上不能無疑二也當初陳戒之時不直請削勳而
辭旨迺回不明亦之誠懇主上知大臣迫於下情而非其

本心故終不取信三也原從之錄太半是內人三族根盤
宮掖百計交亂而闕中之習聞叛逆之名泣訴于慈殿反
以公論為負先王慈殿不能辨誣主上難於擅斷四也
上方牢拒公論朝廷涵涵人或勸沈義謙使達於慈殿義
謙辭不敢白仁傑曰李樛之覺義謙實通于慈殿今獨不
敢何也是義謙不欲削勳也先是有以削勳事問于義謙
義謙曰原從功臣多有餘人多有締結掖庭者此等人心
冒死圖沮公論若舉事而未成反有害焉不如且止識者
以是短義謙經筵
日記

判府事李浚卒歸退溪天資粹美材識穎悟洞見大源渾

然天成學已遂而汲之乎如未及德已於而謙：然若無
得闡明正學開導後生使孔孟程朱之道煥然復明於吾
東方惟先生一人粟谷曰退溪為世儒宗靜庵之後無與
為比才調兇局雖不及靜庵至於深究義理以盡精微則
又非靜庵所及矣

李免相白歸鄉

辛未四年領議政李浚慶以病免兵曹叅判白仁傑謝病
歸鄉○初李浚慶處相位有時望但才識不足性又高亢
無下士受言之量當灾害功迫人心恟懼之際別無達白
士論非之浚慶亦不自安由是與新進士類不協奇大升

才氣有餘論事果銳尤與浚慶初議大忤茲憤棄官歸士類多惜之白仁傑語人曰方今朝廷新舊不和大臣務欲安靖其弊也偷士類務欲達白其弊也激當使調劑得中吾欲見上盡言之聞者恐仁傑言煩失旨反致主上疑有朋黨力止之

時士類雖據清要而大臣多是流俗大小官論議矛盾朝廷乏清和之氣羣少之不得志者頗伺間隙及吳讜朴忠元相繼被議庸碌者咸懷不平之心白仁傑素厭李浚慶之為人每以士類之不附浚慶為恨有時發於言語且不取奇大升沈義謙每對人揚其過失士類頗疑之浚慶再

從第元慶屢以失職快甚欲朝廷生事上舅鄭昌瑞亦欲攬權勢相與潛謀欲攻朴淳李俊白吳健等十餘人元慶歎籍仁傑及浚慶為聲勢每托浚慶之言暴揚淳等過恣動仁傑元慶一日謂仁傑曰上甚厭朴淳李俊白公之易也仁傑問于閔起文起文乃往見盧守慎元慶亦在坐起文謂守慎曰白仁傑欲妄作公頃止之元慶曰此人決死生而舉事豈以他人言中止起文既出元慶謂守慎曰叔度起文非可信者今日與我同聽白公之言而乃告公止之頃之仁傑謂守慎曰士林之年少者氣頗威抑制之守慎止之有李睿者得元慶遺昌瑞書示沈仁謙義謙其書畧曰先見領樞次

見士偉此事今明當蔽內通不可不速圖也於是物議囂然皆以為仁傑將害士林浚慶主之云李鐸聞之使朴受往問其故固止之受見仁傑具以物議告仁傑驚曰我豈害士林但以方叔為未便耳受曰南袞神武門遺跡公豈踵之乎仁傑大駭曰士林疑我至此乎權輒亦止仁傑仁傑歷見輒及朴淳自明七月仁傑遂解官歸鄉

壬申五年穆宗皇帝崩神宗皇帝即位

領府事李浚慶卒號東舉清以律身毅以治事屏黜權奸翊戴聖君身佩安危國人倚重熟不曰賢相乎惟其矯亢不能下士積成釁隙卒之誤君上以喪邦之言遂失令名

惜哉與其凡潤慶俱有時望而乙巳怪悅之死乙卯倭寇之亂始知第劣於凡矣

李浚慶遺疏

疏畧曰一曰帝王之務唯學為大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殿下之學其於致知之功思過半矣涵養之力多有所不逮故辭氣之間蔽之頗厲接下之際少涵容遜順氣像伏願殿下於此加功焉二曰待下有威儀臣聞天子穆口諸侯皇口威儀之間不可不謹也臣下進言之際當優容而禮貌之雖有違拂之辭時露英氣而振警之不冝事口表襮高自賢聖以示羣下三曰辨君子小人昔唐

之文宗宋之仁宗未嘗不知君子小人而牽於私黨不能
辨別遂致眩於是非朝廷不靖苟君子也雖或小人攻之
拔而用之勿貳苟小人也雖有私意斥而去之勿疑如此
則安有河北朝廷之難治哉四曰破朋黨之私今世之人
或有身無過舉事無違則而一言不合則排斥不容不事
行檢不飭讀書而高談大言結爲朋比者以爲高致遂成
虛偽之風君子則並立而勿疑小人則任置而同其流可
也此乃 殿下公聽并觀務去此弊之時也不然終必爲
國家難救之患矣

劄上上召大臣示之曰朝臣孰爲朋黨外議涵口若有朋

黨之漸則朝廷亂矣左相洪暹曰指人以朋黨雖似未便
然李某與臣同朝最久平日每以君子自處性又剛方識
見儘高今不可謂無學問憂國一念至死不變豈有貽禍
士林之心而有此說乎今若目以小人渠雖在地下亦不
服矣

李珣論朋黨疏

疏畧曰卒領中樞府事李浚慶將死進言以破朋黨爲說
殿下深信其說疑朝廷已亂朋黨已成噫浚慶位台輔荷
重任 殿下平日素所倚仗而臨死自以爲獻忠者切
馬惟朋黨是憂則 殿下之深信固其理也雖然聽言有

道不可重外而內惑知人有術最宜觀行而察心竊詳浚
慶之爲人以剛嚴自守以清儉自律自世裕觀之孰不以
爲賢相也哉顧其氣質之稟病痛多端非無好善之心而
識見不明非無憂國之念而才器不足非無愛士之志而
矯亢自高浚慶之相業徒可知矣此非臣言也國人之公
論也嗚呼朋黨之說何代無之若不問正邪輒疑其朋黨
而欲破之則東京黨錮之禍白馬清流之慘未必不作也
夫一林甫足以誤唐一蔡京足以凶宋則小人之釀亂豈
待有徒之寔繁乎第以今日之事言之未知浚慶之所謂
朋黨者指何人耶當今權奸已盡餘孽熄氣雖不可謂無

小人而莫敢公然翕言無聚徒同惡之迹則固不可以朋
黨目之也浚慶少時稍有士望及居相位無所建白清議
始詆其尸位浚慶不思回光自勵而反怒其議已故近年
以來漸與士林相阻既與士林相阻則諛諂之輻輳理所
必然也去年間都下喧傳狐鼠之輩欲陰害士林而浚慶
爲之主云識者皆以爲聖明如日中天魍魎魍魎必不敢
銜恠而且浚慶雖耄矣至於誣陷清流乎於是公論欲發
而中止以今日所言觀之則安知去年之傳播非虛語也
哉嗚呼大臣非不知浚慶之忘言而顧乃含糊兩可豈可
徒以數行辭說姑爲塞責之計耶若廷臣實無可破之私

黨則是浚慶之言爲媚嫉之嚆矢陰賊之赤幟也決矣且浚慶以正直行亡平生自許而位冠百僚榮享五鼎可以不顧禍福知無不言以報聖上矣苟見廷臣結爲私黨則何不於作相之日八告之際明白痛陳以絕柔道而乃於屬續之際始敢發端又不明言某人結爲私黨而乃爲隱語以致殿下舉羣臣而并疑之哉此則無他浚慶所指爲朋黨者皆負一時清望主張公論者也若明言姓字則不特得罪士林而歸於小人雖殿下亦疑其妨賢病國矣故蔽頭匿形鬼談蜮說如此正直行亡者果如是乎古人將死其言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惡嗚呼異哉

於是三司齊叢斥之請以廷律而沈喜壽趙廷機等立異時流俗與士類各立爲黨浚慶憤士類之不附已且其矯亢之性不喜儒學之士嘗斥李滉爲山禽野獸其見識之陋如此其遺疏則意在破打朋黨而適啓人主過疑士類之心當時新經已卯乙巳之禍故問者莫不寒心此珥之所以深憂痛斥欲塞其涓亡之始者也珥之疏豈得已哉其後不久而有東西分黨之漸此則以士類而分者也源派懸殊初非浚慶所指者而特因其朋黨二字今於久遠黯昧之後往亡或以浚慶謂已知東西之分而有先見之明還可笑也

處士曹植卒號南冥避世獨立志行峻潔真一代逸民也
星官南師古言今歲處士星無光不久南冥沒可謂應世
非常之士矣明廟時特拜丹城縣監不就上疏曰國事已
非邦本已亡天意已去人心已離慈聖塞淵不過深宮之
一寡婦殿下幼冲只是先王之一孤嗣天災之百千人心
之億萬何以當之何以救之上怒其不遜欲罪之首相沈
連源引歐陽修一婦人之語以諫得免

十一月前大司諫竒大升卒于旅舍號高峯博覽強記氣
槩豪俊談論古今一座服從力爭仁廟徑遷之議又正恭
懿殿服制與退溪辨四端七情之同異見解超越學者是

之見忤於李樛樛敗後士類推為領袖以經綸自重而有
好勝之病曹植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國事大升亦以植
謂非儒者兩不相許矣至庚午論削偽勲時大升獨曰乙
巳之勲非偽識者非之上是以待之尋常鬱鬱不得志棄
官而歸一時名勝出餞江上客問士大夫立朝有何以終
身行之乎荅曰幾勢死三字足以盡矣蓋謂先察其幾知
時識勢死守善道也中路得腎腫病卒于古阜村舍

薦卓行之士

癸酉六年特命吏曹薦卓行之士以趙睦李之菡鄭仁弘
崔永慶金千鎰應薦拜六品職又以成渾李恒林薰韓脩

南彥經拜三品職

五賢從祀疏

館學攸生請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文廟從享 李珥曰我國諸儒非無可從祀者鄭文忠公一人外薛聰崔致遠安裕則無與斯道如欲裁之以義可祀於他所而不可配於文廟也茅以諸攸泛請五賢則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所疑唯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沈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表出從祀則夫孰曰不可哉

請未出身人通臺諫

以李珥爲直提學入侍上問曰爾何退而不來爾才子所知也從今勿爲過謙更不退去可也珥曰聖質英明直可有爲而即位之初大臣輔導失宜每引以近規排抑儒者之論故至今不能善治耳又曰綱紀不可以法令刑罰強立之也朝廷善亡惡亡得其公正私情不行然後紀綱立矣爲治須以唐虞爲期而事功須以漸進也又請以未出身人通臺諫之路從之

李珥萬言疏

甲戌七年直提學李珥上萬言疏言自君德闕失至生民

休戚歷代治亂當今更張又曰今進修已安民之要為祈
天永命之術修已為綱者其目有四一曰奮聖志期回三
代之盛二曰勉聖學克盡誠正之功三曰去偏私以恢至
公之量四曰親賢士以咨啓沃之益安民為綱者其目有
五一曰開誠心以得羣下之情二曰改貢案以除暴斂之
害三曰崇節儉以革奢侈之風四曰變選上以救公賤之
苦五曰改軍政以固內外之防云云

請權停鄉約

先是大司諫許曄請設鄉約上以為迂濶駭俗不聽三司
請令八道郡邑皆行鄉約累啓不已上許之至是直提學

李珥白上曰鄉約是三代之法而殿下命行之誠近代所
無有之慶但凡事有本有末養民為先教民為後生民困
悴莫甚於今日先解倒懸然後可以行鄉約也上曰當初
吾亦知其難矣今已命行而中止得無如何否珥曰養民
然後乃行鄉約此非中止也上命停止許曄見李珥曰何
以權停鄉約乎珥曰衣食足然後知禮節飢寒之民不可
強之行禮也曄歎曰世道昇降有命存焉奈何珥曰公意
以為民雖困極若行鄉約則果能化民成俗治昇大猷乎
曄曰然珥曰公能以鄉約治家乎曄曰無上命故不能也
珥曰公之治家豈待上命且道自古民墜塗炭而有能成

禮俗者乎父子雖至親若不念飢寒日撻而勸學必至相離况百姓乎曄曰今世之人善者多不善者小故可行鄉約珥笑曰公心善故但見人_仁之善若珥則見不善人多必是余心不善而然也但傳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今之鄉約無乃近訟耶曄曰君無堅執須待罪使兩司更論可也珥曰余不自知其非不敢待罪曄慨恨不已領相盧守慎語人曰李珥多言止所厭聞我欲止之而未能珥聞而歎曰我退則無言既不能自言又欲止它人之言乎

論聖廟位次

質正官趙憲上疏陳中朝制度八事憲朝京時觀中國文物制度之盛慨然有東周之志其功於施為者八事條列以進而首論聖廟之制曰臣竊見嘉靖中改題文宣王之號為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顏子以下俱皆去爵名廟額不曰大成殿而曰先聖廟甚謹按漢平帝時王莽稱爲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又謚爲文宣王而顏子以下秩稱公侯伯所謂君_仁臣_仁之道一劫悖亂而佯尊聖人以欺天下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易大夫之簣者其有安乎斯名乎况自稱皇帝而以其所以封其臣子者強加之尤非所以尊聖人故因太學士張孚敬之言一定千載之誤我朝猶襲前

陋恐當議改者也又按東西廡之列林放蘧瑗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等不在其中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楊時陸九淵薛瑄等皆與其列蓋從祀之典所以報聖門之有功示來學之趣向也秦冉顏何未有所考林放蘧瑗不是升堂之列而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亦非純儒故黜于從祀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則可為人師鄭衆諸人翼經之功不可不記故各祀其鄉公伯寮身遊聖人之門而嘗欲反害夫子之道荀况謂性為惡謂思孟為亂天下戴聖身陷賊污劉向喜談神仙賈逵傳會讖緯馬

融貪鄙附勢為梁冀草詔以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曾王弼宗皆老莊王肅右司馬昭纂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吳澄出處不正而學又陷禪是宜見擯於洙泗之列矣而時無真儒擇之不精乃以張孚敬之言斷然改正一洗前代之謬而我國尚列于從祀恐當議黜者也后蒼始註禮書而大小戴記賴以傳世王通學近於正而格言極論有荀楊道不到處歐陽修扶聖道闢異端之功朱子稱其為仁義之人故瑗修已治人之學首洗隋唐趨利之習楊時倡道東南獨承程氏之緒而下傳羅李以及朱子薛瑄奮乎絕學篤志力行迨其道立德成進仕乎朝則高

風大節砥柱乎奔流退而講學則隻字微言日星乎中天所以弘治中附以楊時嘉靖中益以歐陽胡薛我朝所當講求而從之者也惟陸九淵之學不事講問專務頓悟當時朱子固憂其說之為害而流傳益遠惑人愈甚舉世靡然胥歸禪學如王守仁敢為橫說詆訾朱子者尚謂其從祀則是必江西之人習熟見聞而筮仕者衆力主象山如此之類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又見聖廟西北有啓聖廟啓聖公孔氏在北顏無繇孔鯉在東曾皙孟孫氏在西東西廡又有程珦蔡元定朱松蓋學校所以明人倫也顏曾子思在於廟中而顏路曾點伯魚查然在下於常人亦有

所不安况賢聖乎世宗皇帝始別廟春秋釋奠同時行祀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我國文廟之西有地閑敞若議立廟春秋同祀則庶乎倫全理得而一國之為父子者定矣又言金宏弼趙光祖李彥迪李滉從祀事也

還下黃蠟

五月命納義盈庫黃蠟五百斤于內外間莫知所用或云將用佛事諫院啓曰黃蠟殿下將用何處耶所用若正則不可不用如出於傍蹊曲逕則不可妄用宣示聖意以解羣惑上怒荅曰內用之物非外朝所敢仰問又啓曰臣等憂愛不能無惑欲防微杜漸請自今勿進不正之供上怒

曰昔梁武帝口苦索密不得不料再見於今日也大司諫李珣率同僚辭職曰昨承聖教至以侯景比臣等不勝戰慄殿下若用以正則羣臣當奉承若用以不正則言官安敢默口否近者喧播之說將造佛像疑信未定之際水銀黃蠟八內之命適下於此日臣等豈無憂懼之慮否殿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諱之拒之一至於此何也上尤怒荅曰自古佛像亦多新造何為未知聞於何人乎余欲拿鞠而卞之再啓曰傳播之說若必一一拿鞠則何異於衛臣之監諫乎荅曰諫院必有所聞之人直啓勿諱三啓曰傳播之言行於道路豈可盡鞠乎未聞明主以謗議之

無實輒加拿鞠也荅曰敢諱所聞之人是豈無隱之道乎其速直啓四啓曰傳播之言殿下非不知難告言根而有此窘問者不過輕視臣等將塞直言之路荅曰周禮有造言之刑今則姑恕勿辭五啓曰若以造言之刑加諸諫臣則不幾於一言喪邦乎荅曰勿辭五月慈壽宮尼以內命往金剛山作佛事為有司所糾囚于淮陽獄於是館學伎生上疏請廢淨業院且言黃蠟所用不正上優容荅之且曰黃蠟非用於佛事遂以前日八內黃蠟還下于該司上頗悟前日摧折諫臣之非故優荅諸生而遂下黃蠟

下憲吏金吾

七月司憲府吏路過宮奴僭服將執詣憲府宮奴擊憲吏
憲吏訴于憲府憲府使人捉未則宮奴跳入王子寓舍不
出憲府人踵門呼出終不出明日憲府別定他吏期於必
捉宮中首奴捉其奴付憲吏時金貴人寵冠後宮適在王
子寓舍聞之乃啓上聞之大怒下憲吏于禁府於是兩司
伏閣請放憲吏上怒甚不從副提學李珥遭服在家出任
後獨啓曰殿下只聽婦寺之言殿下待執法之官豈可出於
婦寺之下乎且侯氏一婦人也尚知教子之方常曰患其
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殿下有子何患其不伸乎請回
聖意快定公論珥實不知金貴人啓達故斥言婦寺上大

怒諭大臣曰予不敏爲羣下所輕何敢舉顏以見卿等乎
大臣朴淳盧守慎懼不敢言而退

下玄宮時望哭議

乙亥八年正月仁順王后昇遐 上教曰下玄宮時望哭
之禮當爲後法而前此不爲之事不可不慎於始也令玉
堂議之副提學李珥等啓曰禮有常有變躬詣山陵禮之
常也有疾攝行禮之變也五禮儀只道其常故無攝行之
禮祇送祇迎皆處變之儀也下玄宮時全然無事以爲欠
闕下教之辭允合禮意此實處變而得禮之正傳之後世
永爲成法荅曰依啓

卒哭後行白衣冠

持平閔純上疏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
命議于大臣禮官領議政權轍領中樞洪暹以卒哭後玄
冠素服衣烏帶載五禮儀不可輕變在議政朴淳右議政
盧守慎以為白衣冠視事正合禮意弘文館議曰必欲盡
合先王之禮則當初上下具衰經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
布團領布帶以為視事服而今既差過寧依宋孝宗例以
白衣冠視事為近於古禮也宋高宗時喪制廢壞易月之
後純用吉服故羅點為素衣玄冠烏帶之論猶愈於已也
朱子君臣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從羅點

之議乎五禮儀撰定時許稠只據羅說為定至今志士慨
歎豈可再誤於今日乎上卒從儒臣議親行卒哭祭以白
袍帶還宮遵以為式

進聖學輯要

副提學李珥進聖學輯要仍上劄極論為學致治之道而
末又別白變化氣質之功推誠用賢之實指陳上躬過失
劄切懇惻屢千言翌日上謂李珥曰此非副學之言乃聖
賢之言也但我不敏恐不能行耳珥自癸酉入朝博採經
傳子史三年而書成至是進之又曰自上每以變通為難
貢案乃燕山所加定非祖宗法也臣非好為更張欲採民

廣也又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也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須是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然後克滿流行矣紀綱亦然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直必舉枉必錯功必賞罪必罰則紀綱自立矣臣聞御題詩曰孤抱難攄獨倚樓由中百感不勝愁月明古殿香烟盡風冷疎林夜雪留身似相如多舊病心如宋玉苦悲秋淒涼庭院無人語窗外鍾聲只自悠夫人君有南面之樂何至於含悲拂鬱若此乎上曰四書集註多有未穩欲削刪正以便觀覽珥曰此非臣所能獨當學問之士不論出身與否使叅玉堂同議刪削恐得

其宜如成渾處以閑職輪日入侍經筵則於助成允德大有益矣且承旨親入啓事中廟所已行也成宗朝不時召見玉堂直員名曰獨對此禮亦可復矣若趙遷久任中朝羅欽順請用此法世宗以此用人故庶績咸熙矣領議政洪暹請復膳曰臣曾侍仁宗窈見手甚瘦黑意謂因喪消毀果以成疾至於大故今見上執喪尤憫矣珥曰臣聞成廟初欲行素自覺慙謂羣臣曰素食果難予惟不近女色而已乃進肉膳此非誠孝不足勢固然矣

東西分黨

初明廟朝沈義謙為舍人以公事到領相尹元衡家元衡

之婿李肇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多有寢具義謙歷問何人所寢其一則金孝元卧具也孝元時未第有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無識子弟同棲乎決非介士也後孝元登魁科才名日盛律身清苦當官盡職朝士爭相推獎而吳健薦之尤力義謙前日有扶護士林之力故前輩士類多許之由此有當路之勢吳健欲以孝元為銓郎義謙輒沮遏故歷即僚六七年乃為欽郎喜引進清流臨事直行無回撓後輩士類皆推重之孝元心短義謙常曰沈也蠶而氣粗不可柄用於是義謙儕輩皆疑孝元有啣怨報復之志或有指為小人者而孝元儕輩

亦皆嫉義謙以為害正之人孝元入銓郎後有薦義謙弟忠謙為銓選者孝元不許曰天官豈外戚家物而沈門必為之耶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協有分黨之漸至是孝元為司諫許曄為大諫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年少士類尊之為主右相朴淳有清名重望而亦是前輩故或指為義謙之黨曄以淳按獄失體啓請推考淳乃謝病士林益疑孝元欲攻淳以孤義謙之勢甚不韙之卒應時鄭澈謂副學李珥曰諫院請推大臣大失事體何不劾遞珥不聽鄭宗榮為吏判素非人望且有附托孝元之誚澈又謂珥論遞又不聽澈作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秉東銓賢邪進退

際副學心恬然珥微笑而已

許曄之子鈞為吏即吏叅朴謹元希名流之旨乃出金繼輝為平安監司李後白又特拜成鏡監司皆人望而目為沈黨者也二人既出孝元受謗益深時沈金角立之說日益盛朝論紛紜大諫鄭芝行曰議論橫潰將何處置李珥曰此由銓曹得人故也但當靜以鎮之不可駁擊惟朴謹元可啓適芝行深然之僚議悉駁銓官並適之蓋吏即李誠中許鈞皆孝元深友也

李珥見右相盧守慎曰沈金兩人皆士類非若黑白邪正之可下且非真成嫌隙必欲相害也只是末俗囂囂因此少隙浮言交亂朝廷不靖當兩出于外以鎮浮議大臣當於經席啓達其由守慎曰若啓經席安知不益致擾亂乎及諫院劾適吏曹疑義謙之勢偏盛乃白上曰近日沈義謙金孝元互言疵累因此人言囂囂恐有士林不靖之漸兩人皆補外為當上曰兩人互言者何事耶守慎曰互言平生過失耳上曰同朝之士當同寅協恭而乃相詆毀甚為不可二人皆可補外珥曰此兩人未必深成嫌隙只是我國人心輕燥末俗囂囂二人之親戚故舊各傳所聞遂致紛紜大臣當鎮定故欲出外以絕言根且自上須知此事今日朝廷雖無奸人顯著者亦豈可謂必無小人乎若

小人日以朋黨為兩治之計則士林之禍必起矣弘文正
字金晬曰自上既知其然矣二人之才皆可用不必補外
當自消融協和耳珥曰此亦然矣但二人非實為嫌仇欲
相圖也只是薄俗不靖造作浮言若二人在朝則浮言必
不息必須補外以絕本根也承旨李憲國曰自上招二人
使之盡消膏中介滯則可以相容立朝矣未幾親政特旨
授孝元慶興府使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靖當補遠邑吏
判鄭大年兵判金貴榮皆啓曰慶興極邊接近深處胡人
非書生宜鎮撫累啓乃命擢富寧沈義謙則拜開城留守
於是年少士類危疑益甚李珥居中將撫安彼此士林倚

賴焉守慎既出孝元之後許晬尤其輕發守慎恐士類疑
之自明無偏黨之心矢誓重複識者笑之

金孝元既拜富寧士類危懼不定且孝元病重不勘赴塞
北李珥啓曰金孝元補外之說非但大臣之意與臣溜合
實是士林間公論自上慶六鎮委於武夫之手欲以有名
望文士坐而彈壓聖意所在實非偶然若使孝元無疾則
因此報恩誠得其時若孝元身氣偏虛疾病深重顛頓霜
雪緩死為幸安能有所籌畫乎且大臣之意欲為鎮定之
策而已非以孝元有罪而放逐之也請以內地僻邑授孝
元內全君臣之義外固邊方之備上疑珥黨化孝元怒答

之辭極詆循私後乃知其不然

改授沈義謙全州府尹時東西始分黨互相楊引朝著不靖李珥力主兩黜之論沈為開城留守金為富寧府使珥疏論以為遠近不同難以服衆心移金三陟而沈出尹完山珥初欲調劑兩間而終不可得

先是金孝元喜薦引名流年少士類歸重焉勢焰甚盛前輩士類惡之而畏其勢莫敢下手李珥恐其駸々為朝廷不和之漸欲殺其勢乃唱補外之說只欲鎮定而已非欲深治既出孝元朝論便激欲深治之珥極力止之且引李潑為銓即時輩欲以尹覲為銓即珥深知覲不合銓曹而

以李潑在銓必能制其行私故不敢止潑適以相避適覲

始得用事欲薦趙瑗為吏即珥止之曰伯玉

瑗字

非可用之

才若不論人物之如何而只欲用嫉伯仁者則君輩必敗覲不從珥欲力主調劑而時議反以珥為含糊不明李海壽曰金孝元必是誤事小人君不知其用心故於經席不分是非矇矓啓達至為未安矣珥曰吾則以仁伯為好名之士而已不至於君等作小人者也鄭澈吳鳳齡辛應時等皆以孝元為小人欲深斥之澈將南歸勸珥斥孝元珥曰彼人罪狀無形而為士類所重若欲深斥則必連累士類大致紛紜朝廷失和矣終不聽澈乃作詩曰君意似山

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前輩惡孝元如此而後輩又以
珥為誤出孝元或謂珥曰天下無兩是兩非珥答曰伯夷
叔齊之相讓及武王夷齊之不相合是兩是也春秋戰國
之無義戰是兩非也近日沈金之事非闕國家而乃相頌
軋至於朝廷不靖真兩非矣雖是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
和解消融可也於是前輩尤珥之不攻孝元後輩尤珥之
不用孝元朝論甚乖大諫洪聖民謂珥曰李誠中為持平
物論欲劾遯何如珥曰是何言也誠中無過惡亦非異眾
作畦畛者但與仁伯為深交耳仁伯尚不可攻况可攻其
黨友乎聖民竟劾誠中士類益驚駭珥尤決退志與韓脩

南彥經論時事曰近日時論欲汲一硬定是非豈可以一
時氣勢強定之乎當初裁抑孝元實是公論及今論議過
激尚未安定若此不已必使右孝元者為公論矣彥經曰
若只抑仁伯一人補外其餘人皆在清班則士林帖然無
事矣如此紛紜之時公不可退珥曰不然不見信於上下
奈何

金宇顯見珥頗有愛惜孝元之意珥笑曰觀仁伯有四等
一等議論則以為無扶小人此則季涵輩也又一等以為
好名之士此則我也又一等以為雖帶好名意思也是善
人此則君輩也又一等以為無瑕君子此則渠之儕輩一

人而具四等議論人各自是已見做出許多紛爭國網民
瘼置之度外汲口務定是非朝廷日就紊亂此亦天也宇
顥曰然何以致此紛紜乎珥曰仁伯不量力欲為國事而
又不避嫌排抑先輩莫不忿怒而畏其勢莫敢下手仁伯
所為不無後弊故唱為裁抑之論當初先輩借珥為重唯
言是從及下手之後乃不用珥言有如得魚忘筌可笑可
抵此事裁抑則是過重也季涵以清名為世所重故儕輩
恃季涵而輕珥矣宇顥曰將何以救之珥曰而見柳成肅
夫顥字景涵聚于要地則可救矣宇顥曰何不於經席痛
陳乎珥曰此事言之極難必待君臣相信乃可盡言今者

自上不知羣下之心若從實陳啓則必疑朝廷分明結黨
而使漁人獲利矣

李珥歸鄉

大司諫李珥自陳多病請退上曰病若如此則亦無可奈
何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為友鹿為羣
隱居豈不樂乎大司憲沈義謙承旨洪聖民修撰許對等
啓以上教未安且曰洗耳之句無羣臣之義詩意不好上
曰若以予之不勉留為非則可矣其詩何疵之有 鄭澈
聞珥解官曰自上若誦洗耳之句明日便可引去珥聞之
曰季涵過矣我以在朝無補益故退耳豈以此詩之故決

退乎以此決退明日即去則此小丈夫悻悻之事也朴淳以書挽留珥於簡書尾書杜詩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云云

李珥決退李滉宋大立魚雲海許鎰安敏學等就與相別珥曰今欲為定論諸公試聽之權奸濁亂久矣摧陷廓清使士論得伸是非方叔諸公之功乎仁伯欲為國事則宜無失巨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輩懷憤士林日相角立此則仁伯之罪也既如此故公論裁抑出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甚攻之太劇此則前輩之罪也如此論斷得其事情矣自今以後不相疑阻坦懷處之則更有何事不然則

朝廷之憂未艾也珥既歸鄉時論益潰不可救矣

左相朴淳少與許晬為同門友相善甚篤至是晬為年少宗主論議頗僻交道遂疏淳見士類乖張力不能定遂謝病免

郭越疏

義州牧使郭越上疏陳時弊而疏中論李浚慶之非且論白仁傑之欲嫁禍士林而秘謀不掩羞愧自退云上命名三公教曰李浚慶是柱石元老而越乃敢追詆白仁傑精忠貫日而乃指為圖禍士林其情叵測予欲拿來鞫問領相洪暹啓曰無根之說乃敢上達可謂妄率然不可鞫問

當優容以廣言路越再佑父也

領府事李鐸卒寬厚有德量愛士而能用其長掌銓選佐
即鄭澈每於銓除之時必欲以公論注擬多有違覆而無
言不從笑謂澈曰惟我能容君後人必有所不堪者矣厥
後洪曇判吏曹澈執論如此曇果大怒澈語人曰李公之
量人不可及

請鞠林芑

丙子九年吏文學官林芑性陰險能文喜事每僥倖朝廷
有事時窺上意厭士類又欲建崇德興君乃呈疏大槩以
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論為非聖人之法主上當為德興君

之子極其尊崇且論仁廟之主不當在文昭殿且詆士習
讀心經近思錄釣名以長虛偽之風云云都承旨鄭琢與
芑有舊知疏上必得罪故還送芑家使之改製而猶多悖
語政院不敢啓疏語傳播諫院聞之啓曰林芑陰懷悖逆
之心鼓動凶邪之說眩亂是非誑惑視聽其貽患朝廷嫁
禍士林之計慘矣請亟命拿鞠上問政院曰林芑之疏在
何處乎不見其疏無以為答政院納其疏上覽後曰芑言
誠如啓辭則固當拿鞠今見其疏別無凶悖之言非徒不
當加罪所宜嘉賞諫院必誤聞矣於是兩司伏閣請拿鞠
林芑畧曰芑欲移仁廟之主出文昭殿此罪同於廢置君

父耳且欲延尊大院君而以為人後為之子之論為非是欲絕父子之倫也且以讀心經近思錄為釣名是欲禍士林也上答曰文昭殿當廢之說備於趙光祖之口若罪以廢置則光祖當先伏其罪不罪彼而罪此無乃林芑不伏乎且芑言欲為所生之親世祀也非欲延崇也以么麼一芑之疏至於兩司伏閣無乃躁乎不允伏閣經月未蒙俞願議故洪暹卒號忍齋少學於靜菴言笑不妄步履有法忤安老被鞫致仕賜几杖時大夫人九莖而尚康旺古所未有也

定大院君不遷

丁丑十年四月始定大院君廟主百世不遷嗣孫世襲之制以堂上官敦寧都正加出一負世奉其祀四時祭牲自官給之推恩河源河陵皆階正一品安滉叙六品職且給米布鄭昌緒升堂上皆收議大臣以示敢專之意而言官猶論執累月竟不允

五月上將親祭于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以為禮不可祭于私廟上大怒曰誰作此議將詔獄鞫問大臣救解乃止時金宇顥在玉堂人或尤之曰他人不解事不足道子是讀書之人何以作无稽之論乎宇顥曰僚議甚銳吾窮格未至不敢止耳

復二柳官削乙巳偽勳

六月恭懿大妃不豫上命八道疏放大妃請于上欲還給柳灌柳仁淑尹任瑠職牒上重之問于大臣權輟等依違啓達不盡言上只命給灌仁淑職牒於是三司交章請削勲不已或謂右議故盧守慎曰公少時居伴官仗生方喧笑若見公來四座肅然歛容館中凡有所議惟公言是從若有好議論雖不出於公士必曰若是盧寡悔所論也公少時名望何如也今者作相別無相業可觀而頃日恭懿殿未寧請主上復任瑠之職主上問于三公三公當於此機會盡忠正事而乃依違啓達使國是不定他相已矣士林皆不快於公何為若此

恭懿大妃疾甚時廷臣方請削乙巳之勲數月不止三公率百官廷請亦不允大妃嫌此心熱益重羣臣多有悲憤者蓋乙巳奸黨曾誣大妃陰主任瑠逆謀故大妃以為冤痛十一月大妃疾病大漸而官人多有乙巳原從功臣族黨悉大妃欲削其勲每於上前白以大妃病不至劇一日上問安後進見曰削勲先朝至重之事不敢擅改故不能從外廷之請心甚未安大妃連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可為未亡人輕改乎上退未及階大妃發聲痛哭上聞之取席坐于階下抑首良久召老宮人謂曰吾在家食祿足以安過一生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隕淚居數月大妃疾

革歎息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皆冷宮人走報於上上即進見則疾不可救矣中殿亦至相對涕泣上白大妃曰當削勳矣願安心調病大妃色喜而目隨而瞑上請開目則大妃不能視言未了已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謝上曰上恩罔極不知所報上命削乙巳偽勳復尹任瑠官職

是時特進官宋麒壽入侍其子應溉以玉堂應洞以注書同入麒壽泣陳乙巳獄冤枉之狀悲動左右正言全誠一進曰麒壽在乙巳間附權奸錄偽勳享富貴二十餘年及今聖明在上公議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冤欲竊公

論之名真小人情狀也麒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聞者縮頸

削勳教文

教文曰國家值不幸之運羣凶肆毒於曩時人心有難誣之理公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於中外昭國是如日星昔辰巳之兩年慟萃勳之繼陟奸人不逞禍心無斃尹元衡以猥猥之性稔鬼域之謀既憑肺腑之親兼據城社之勢扶私憾於尹任久懷吞噬之志顧所憚者儲宮未試賊害之術嫌成大小之讒漸非朝夕之故謂武夫之何知乃信然而旁伺當仁廟在位之日無隙可瘵及龍馭賓天之後

惟意自恣明廟以介弟八承統緒攸正文定以母后權臨
宗社賴安有血氣者共戴一天為臣子則孰懷二心敢造
言於無疑之地實欲逞其積忿之兇元凶豺虬羣奸蝟起
芑與百岭迭為心腹磁及順朋互成羽翼托密旨而脅外
朝累被臺臣之折遣妖妾而撼內聽潛成市席之譏欲加
罪而難其名首倡不自安三字旋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
無道重典柳灌柳仁淑顧命元老帷幄名卿咸守正而不
撓以異已而就戮瑠亦何辜任之近屬亾命只欲偷生詎
望視死如歸被孽非由自作實緣指無為有搆成禍寘文
致大獄誘德應以免死俾証其服教毛隣而謊語遂以為

證詩張眩惑鍛鍊羅織畏清議之間發掩衆正而盡劉至
於鳳城君之罹禍亦由全明胤之搆捏流言無根成王之
所未及知譏人罔極慈母之所以見疑致維城之斯壞雖
同氣而莫保尤有痛焉不忍言者梓官方臨外家之血肉
浪籍囊書偽撰內庭之拷掠慘毒非惟肆誣於內庭實是
幸禍於孝陵有擢髮難赦之罪無一毫可紀之功脅制君
父敢押銅盤之血汚辱宗祊至勒鉄券之名雖謀計極甚
巧密而黨類自相矛盾許礪歎鬼神之難誣仍致投荒齊
仁悔小人之不免竟被奪勲鄭礪爭其父順朋而因憂致
疾元祿諫其叔李芑而逢怒坐擠敗露之形難掩凶慝之

鋒未戢餘禍所及累年愈酷神人之交憤極矣邦國之不
亡幸矣然而白日中天雲翳漸釋寶鑑當空魑魅莫遁肆
先王開悟於末年痛奸克欺蔽於初服量移遠謫之臣稍
釋緣坐之孥雷雨之澤未霑存沒弓劍之痛遽纏臣民予
以冲眈之資叨守艱大之業仰體皇孝之志親承慈后之
教當丁卯之權同叔用舊人逮庚午之廷爭畧採公訟李芑
鄭順朋林百齡鄭彥慤等削其官爵柳灌柳仁淑等滌其
逆名丁未乙酉兩年被罪之人復其職牒還其籍沒一國
之心雖欲盡革先朝之事未敢輕改顧輿情之益激仰天道
之必復矧東朝親經變故在當日洞灼情狀迺於一疾之彌留今雲

四人之冤枉予於是詢及大臣即命還給柳灌柳仁淑職牒准任瑠
事勢重大猶且遲疑第以國言未定衆怒有甚水火玉候惟幾
慰懷非在於藥餌事求其時天不容偽茲於十月二十八日命還給任
瑠職牒盡革罷衛社功臣叔其錄券啓達懿殿且答羣情不吊
降副未及頒教深摧痛越茲布告於戲伸究討罪旣終先
王之志開國承家永絕小人之禍故茲教示云云

削偽勲事大提學金貴榮制教書以進文拙而意未備上
曰此是國家莫大之事當辭正意備以曉諭中外可也豈
可草草如此乃使李後白改製

恭懿殿服制

十一月恭懿大妃昇遐禮官稟服制領相權轍不議他相自以其意引宋高宗服元祐皇后制定為齊衰杖朞三司爭之以為上於仁廟有祖孫絀體之重當服三年若以叔姪論則諸侯絕旁期寧有服朞之理上是之定行三年

洪可臣劾趙瑗

戊寅十一年五月時沈金分邊之說益盛朝紳苟非特立獨行及碌々無名者則皆入東西指目之中持平洪可臣劾遯吏即趙瑗瑗輕躁非人望故可臣先謂瑗曰事公則不顧私君多所失我不可循情乃駁遯公論稱快而可臣則東人而瑗則西人造言者多謂東西不協故攻擊鄭澈

輩亦不能平 趙瑗早有才名往謁閔純極言東人偏黨之非西人至公無私之意純良久荅曰東西是非吾不知也試觀公之今日設施合於公道與否耶瑗慚而退

三諫

時上在位稍久女寵浸盛朴大立等為考官以王素請勿受王德用所進女口為表題其後大立等入侍上從容言之曰頃日試題未知誰所出也人臣之道當諫則諫豈可如此存形迹乎予有憾焉大立對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進諫不一其道有正諫者有諷諫者有譎諫者莫非出於爰君上曰卿言誠是然當以正諫可也羣臣感服

七月牙山縣監李之菡卒號士亭自少寡慾稟氣異常或
冬月赤身或十日絕食未嘗有病徃之為駭人異俗之舉
傍若無人諸家雜術無不旁通常乘一葉舟四隅繫一瓢
三入濟州趙重峰憲曰李之菡目見安名世之赴市則周
遊海島佯狂逃世是皆廊廟大器濟世高才鴻飛脫弋枯
落巖壑粟谷祭之曰先生之降實鍾秀氣水月精懷大羹
賜胃忠信咸物孝友通神遊戲風塵泥塗軒冕遇事沛然
坂上九轉五車何用手持寸鐵知我雖希積誠必叢云胡
一夜月犯火微椿折芝凋天日無輝
處士成運卒志氣豪逸其學專務存養故其言有物其行

有常然終不為世用故退溪謂之隱成又惜時人不知其

高聽松守琛之從父弟也

前吏曹判書盧稹卒號玉溪澹泊真率遲鈍訥言而好善
愛士出於天性六歲丁父憂哭奠廬墓一從其兄慈氏止
之對曰兒今六歲經二年則八歲矣八歲人安有不服父
喪者耶少與河西蘓齋恥齋友善終始不替或不能擇辭
受之節世人以是短之

劾三尹

十月持平金誠一啓曰或有蒞船載穀以遺當路者校理
姜緒曰誠一蔽頭而言殊無諫官之風誠一伏地待罪曰

所受者尹斗壽根壽及其侄覲所與者珍島郡守李銖也
斗壽時以都承旨亦叅筵中避伏曰李銖臣之四寸也臣
有老母故魚物則送之其餘臣亦不知掌令李滢數日論
啓不允姜緒與三尹善實不知指尹家而攻誠一悔恨無
及尹家以為緒與誠一相約而言兩家交道遂絕

時士類中分所謂東者多清名後進所謂西者只是前輩
數人而已其附從者皆無時望於是士類知東盛西衰且
西人出孝元之後舉措乖當公論不與故一時進取者咸
趨入於東皆扼腕以為東是西非金絙輝雖號西人而亦
為年火者所重故年火者或稟命於絙輝尹覲與金誠一

同作銓即議論矛盾遂成嫌隙覲之叔父斗壽季父根壽
皆在要津每作扶西抑東之論東人甚嫉之而斗壽居家
不清謹頗有受賂聲或謂絙輝曰斗壽可劾也絙輝曰方
今士論橫潰務在鎮定不可攻擊年火輩以此不快於絙
輝修撰姜緒啓於經席曰士類分東西皆可用之人不可
捨一取一於是上知東西之說矣李滢偏主於東鄭澈偏
主於西二人皆有人望憂國忠公為一時之最故李珥每
謂二人曰君等二人議論協和同心調劑則士林庶可無
事澈稍回所見與滢定交相與持平之論而東人喜事者
終攻擊西人之不善者以防後患皆以斗壽三父子為邪

魁決意去之惟柳成龍與潑不從時務安縣監田應楨以
賂權貴事覺下獄鞫問朝議方以貪賊為戒金誠一聞珍
島郡守李銖運米賂斗壽兄弟及覲家甚怒啓於經席曰
田應楨雖受罪而厥後亦有載米行賂者貪風未戢矣上
遽問曰何人誠一遽對曰李銖臺諫請李銖之罪命下銖
詔獄鞫問教曰只治與者不治受者乎副學許曄論臺諫
不劾受者非直截之議無臺諫風采臺諫始舉尹家三父
子之名以為受者而自劾被迎新臺諫請罷三尹以懲貪
風不允金繼輝在鄉間聞之大疑東西接戰甚不韙曰年
少士類處心不公不可與同事我得罪而退也乃八京啓

曰三尹皆以良士被擢別無大過惡今其受賂虛實未可
知安知非陰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獄事之成治罪未晚而
先拈出三人之名泛請治罪非待士之道士類進退所繫
非輕云云言多過激不中於是士類羣怒指為亡國之語
臺諫避嫌而退玉堂劾逆繼輝於是大憲朴大立大諫李
山海掌令李潑毛舉三尹一家隱慝不復推究虛實醜詆
無所不至自上既以東人攻西為不公繼輝黨西為不是
於是士類出繼輝為全羅監司皆指為不吉之人潑與潑
議論大乖東人顯斥潑為小人東西更無相合之望矣
甕津縣監李信老亦以行賂同下獄其受者泛指朝貴及

右相盧守慎臺諫不敢發談者曰士論名為糾摘貪污而實欲罪三尹李銖可謂鰥死鯨戰不然則何故李銖之獄期於必成而李信老則鞠之不詳也或又曰李銖之獄出於構陷非實事也於是士類病之或獄不成則反為西人所中深文鉤距無所不至憲府聞李銖之米接置於市人張世良家乃托他事捕繫世良回移禁府又不可獨窮銖獄故窮逮信老干證之人訊及當初發言者則儒生鄭汝忠偶言其事故並繫汝忠時禁府堂上朴啓賢亦有受賂聲深啣汝忠之發言刑訊甚酷汝忠幾死物情尤不平或曰今日士類之嚴法刻刑無異金安老而憲府啓放汝忠

而信老獄不成珍島邱更有與銖結怨者曰我若入獄二事必成憲府聞之即啓囚其吏於是繫獄者皆一樣納供曰李銖載米百石接置於張世良家因分送三尹家獨世良不服上以邱吏已服故乃從兩司之請罷三尹十二月歲抄思例尹斗壽三父子皆叙用諫官皆以為李銖獄事時未究竟與者方受鞠問而受者復職非政事之體大諫鄭澈獨以銖獄為冤不肯論啓被劾遂於是東人益訛澈為邪黨

前吏曹判書李後白卒葬青蓮居官盡職律身清高嘗按關北莅政清明務去宿弊然蠲減大甚郡邑凋弊科外誅

求民始苦之林悌有詩曰蕙折風霜玉委塵一時清德動
縉紳可憐緇道終難繼相國醫民是病民

領議政權輒卒栗谷曰初金安老用事而公忤安老陳復
昌及李樞敗而公代掌鈴元衡黜而公旋入相君子以是
知公之見重於士論也

求言疏

己卯十二月三月白虹貫日者再憲府應求言上疏斥沈
義謙為小人金繼輝鄭澈為邪黨時東人甚感求名者趨
之慕爵者附之至於流俗宰樞前日見斥於西人者皆乘
時爭附於東多得柄用大憲李拭執義洪渾掌令鄭熙績

等極詆義謙以防西人再入之路由是朝廷不靖矣

白仁傑陳東西調劑疏

知中樞白仁傑上疏曰臣在草野窈閭縉紳間有沈義謙
金孝元分黨之說當時大臣與近臣議作鎮定之計啓為
補外之舉然朝著不靖浮議雲興稍涉於義謙儕輩者指
謂之西稍涉於孝元儕輩者指謂之東朝士皆入指目之
中駁論一人則象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駁也薦用一
人則象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薦也無不指以為私情
而臺諫鈴曹亦不能措手足為士流者雖欲慷慨論劾恐
上疑其相攻擊也下疑其斥己也東西二字是亡國之禍

胎也士之特立者世不多見而庸碌闖茸者亦不可用則今日可用之士皆入東西之目矣以東攻西不可以西攻東亦不可若欲盡斥東西則是空殿下之朝廷也必須調和使之寅協上優答令騰書以備省覽

李珣陳東西調劑疏

大司諫李珣上疏痛陳東西分黨之由調劑之策且曰東西之說為今大崇前輩類亦多以清名自樹立者只是義謙自附士類而乃以前輩皆諉之義謙門客則為前輩者不亦辱乎後輩士類亦多以學問名世得孝元之嚮慕者而乃以後輩舉諉之孝元門客則為後輩者亦不羞乎

東西之名一出而朝著無全人亦可謂士林之厄會歟日者憲疏始顯斥義謙為小人西人為邪黨議論之激極於此矣孝元臣所知也義謙亦臣所知也論其人則皆可用也語其失則可謂兩非也義謙何人乃以外戚欲預政事乎此則義謙之非也孝元何人乃不避嫌直詆義謙自取報怨之名以來交構之舌乎此則孝元之非也今義謙則已矣收司之律延及善士至如鄭澈忠清剛介一心憂國雖量狹見偏痛於執滯而論其氣節則實是一鷄之比而乃加以邪黨之名使不能接跡於朝列金繼輝清白自守明練典故雖不重不威病於輕率而論其才咒則求之卿

列未見其比而亦加以簧鼓之誚使之退避於荒野韓脩恬靜老成好善愛士雖才智學識有所未裕而論其心行則實是一國之良士而一言見忤毀謗者至使之杜門不出焉不論餘事只此三人之退已為可惜時輩之意亦非欲盡斥西人只欲強定國是必使一時之人皆曰東正西邪然後乃收而爵之使不抗已噫朝廷者殿下之朝廷也官爵者國家之公器也當以公論盡用一時之人才西人是非之辨有何大闕而乃以此定其舉措乎伏願下臣此疏于公卿大臣使之洗滌東西惟賢才是用云云上以疏辭不中命速職

初白仁傑欲疏論時事兼進保合東西之策而恐其辭不達意通于李珣在坡使修潤之珣依其言畧為一段文字以送之仁傑踈脫向人不諱許暉李文馨聞於仁傑於是士類喧傳怒其譏誚東人正言宋應洞輕躁陰險窺珣見忤於士類欲以唱說劾珣深結東人乃議于同僚大諫權德輿等不從應洞避嫌曰珣以經幄舊臣少負儒名乃敢匿跡回互隱然代述臣欲論其非以正人臣詭秘不直之失而為同僚所沮抑云云權德輿亦率同僚避嫌大憲李拭等亦以忤在言地默無一言避嫌弘文館將處置校理金字顯曰宋應洞必小人欲乘此機會陷害君子當劾速

憲府及應洞而獨存大諫以下可也同僚不從字顯曰處
置失宜則吾等亦將得小人之名豈可為一宋應洞皆陷
於小人之域乎副學李山海應教李潑依違兩間乃為兩
全之計劄請并令出仕上乃召問李文馨文馨啓曰臣偶
聞仁傑仁傑曰李珥通之矣此外無他言憲府出仕後出
應洞而遯德輿將劾珥議論甚盛持平竒大升尤攘臂大
詬白仁傑聞之乃上疏曰李珥果修潤臣疏矣竊聞程頤
代彭思永作論濂王典禮疏代富弼作論永昭陵疏代呂
公著作應詔疏此等事先儒亦嘗為云故臣用珥文而不
以為嫌向人無隱故傳者皆以為李珥誘臣上疏臣雖臣

狀豈敢以非臣本意聽人所教為此疏乎臣臨死不敢歸
詐以欺罔殿下上於是始得其實

玉堂乃上劄曰宋應洞輕信所聞欲啓不靖之患李栻等
處置乖當大非和平之意請並遯新大憲李山海等亦疵
珥不已執義洪渾尤忿曰豈可遯應洞以塞言路乎至欲
上疏爭卞柳成龍李潑力止之金宇顥聞之曰憲府之疏
若上我亦疏斥其害賢之罪而退去矣右相盧守慎曰憲
官果攻李珥則吾等當啓其失守慎問童蒙訓導朴淳曰
宋應洞攻李僉知外議如何淳曰時議雖詆李公李公不
可毀也學徒遊吾門者三四百人吾欲試其意問曰李公

何如人則無一人不以為君子者此輩是後日士林也後
於經席朴淳及守慎皆極陳珥雖或有踈脫之失出於憂
國不可疵議時東人之浮薄者必欲論珥惟論百出而賴
淳守慎宇顯正色折之故竟不能害鄭澈謂人曰時論至
於攻叔獻則尚何言哉金宇顯李潑因調劑之論稍抑浮
薄之論庶有和平之望人謂珥既雖見沮抑而不為無助云
右叅贊白仁傑卒踈休庵少師靜庵已卯後韜晦不事檢
束而其中好善不衰也牛溪曰白公之才比於圍碁有時
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亂着非可恃之才也時年八十三

鄭述赴召

庚辰十三年鄭述以昌寧縣監赴召從退溪南濱學尤工
於禮鄉廬從化至是入侍上親問曰爾師李滉曹植予且
問二人氣像對曰李滉德冠深厚曹植冠局峻整因論大
學工程又問治縣何先曰所願則興學上曰爾名不虛得
之官專尚禮教一邑風勵

成渾赴召

辛巳十四年掌令成渾赴召○是年渾拜宗廟署令召旨
懇切渾力疾詣京上引見於思政殿訪治道對曰治亂無
常專繫人主一心又曰方今朝著多容身保位之臣鮮引
君當道之士此最可憂又上封事申前意疏久留中政院

請宣示上曰疏中論學子當省察但欲盡取國制而更張之其亦難行矣

禹性傳等被劾

時水原縣監禹性傳少遊李滉之門稍得善名負才氣持說辯陵駕士類自以為才堪經濟而行已多有玷污其友洪渾成洛之輩妄相推重至以為性傳得志萬物咸遂其生掌令鄭仁弘恐性傳復居侍從之列乃欲劾罷斥其為邑不事、托以覲親長在京師且多輸錢穀于京家辦具酒肉以恣宴飲張皇氣勢妄自矜高之狀大憲李陽元憚其與年少輩作嫌不肯從仁弘至欲獨啓陽元勉從稍改

論劾之辭於是性傳儕輩咸懷不平

不允批荅

左議政盧守慎辭疾不許鄭澈製進不允批荅曰大臣無可去之義而有必退之志則不過苟焉謀身而負國也自卿爰立之日衆喜得人皆以為至治朝夕可見而式至于今蔑予無聞此何獨寡人之恥也正宜君臣相警飭躬補過之不暇尚安忍懷私計而忽大計乎議者以為此批荅近於論劾憲府至請推治未幾上手教勉出曰惟卿山川間氣星斗文章學傳伊洛之脉道為儒林之宗黃閣十年隱然有喬嶽之功九鼎之勢以予不穀得免於顛沛者誰

使然也卿昔在瘴海沈淪于外天其或者動心增益出為
大用逮予叨承爰立台輔是天以卿授予也方切仰成之
際遽見求退之章卿以予為不足為也如以為有過也明
以誨之予將安意以承守慎承教感涕出而視事

改正

時尹毅中頗以貪鄙見棄清議至是刑判有闕上命薦嘉
善可陞者頌相朴淳薦金繼輝鄭芝衍左相盧守慎右相
姜士尚薦尹毅中朴謹元吏叅鄭琢欲以頌相薦首擬正
卽李純仁固爭兩相俱薦為重乃以毅中首擬謹元繼輝
芝衍次之為四望毅中既有貪名謹元亦輕巧甚為士類

所賤且於仁聖之喪為守陵官懷戀妻妾至發心疾以違
人皆以為托病二人叅陞擢之望而毅中受黜於是物議
譁然大諫李珥將劾之毅中是李濊之舅成渾謂珥曰兄
與濊甚密當告以將劾之由珥曰豈可對甥言舅之失啓
曰尹毅中以不廉致富素為清議所鄙若陞此人道一世
以征利也請改正且朴謹元曾托疾規避守陵官用心無狀
而連擬清要至欲陞擢為非請推考大憲鄭芝衍啓俱叅
而僅成平之言語以此時人皆以珥為主張攻毅中先是
吏叅有闕佐郎金瞻貽書金宇顥曰吏叅脩望無人朴也
雖非士望亦無大過倘未望何如願質于李大諫柳夢鶴

力勸宇顯書問珥而多陳謹元可用珥以非鈴官而過人為嫌乃答曰若如來示備望無妨瞻得其說連擬清要人或尤珥至是因眾怒駁正而瞻尤不平曰大諫自薦而乃自駁乎時李潑負重望故時輩多欲附潑論毅中不力珥笑曰憚景涵不能力攻尹者非知景涵者也正言臬言慎被李浩薦用故尤欲疵護毅中啓曰毅中立朝三十餘年長在清班別無點污此非齷齪求篇者而年衰志怠昧在得之戒則或有之請命改正珥見之笑曰此乃薦章非論劾也如此陳說豈望天聽乎貽書言慎曰君論尹之章有稱美之辭士論非矣臺諫體貌必須自處言慎怒之乃避

嫌而言多恃亂專欲營救毅中而沮抑兩司至陰斥以搆成不根排擯異己兩司啓罷言慎時流俗位高者自附東人指珥為陰助西人故言慎欲附東人作此舉

劾沈義謙

先是吏曹以金孝元擬司諫望上曰朝廷不靖皆此人之罪也何可擬司諫乎李珥見朴淳曰今當洗滌東西但觀才器之如何而用之可也淳乃進啓曰東西之說乃閭巷雜談豈可以此廢棄可用之人乎孝元棄之可惜上曰雖不用孝元豈無可用之人乎珥曰一人用舍雖非大闕而但東西之說未消而棄孝元之才則甚為士類未安之夔

柳成龍等亦反覆陳達而上終不釋然

時流言稱沈義謙於今上宅宗時潛緣宮禁希望起復欲以專擅權勢其言不近情理而士類皆憤激鄭仁弘尤憤曰義不可與此賊同朝成渾李珥曰此非可信之說而義謙於今日無異孤雛腐鼠置之一邊亦可為國事今若論劾則人情疑惑惹起不靖之端矣何必無事中生事乎激意不快乃見仁弘替其決仁弘議于宇顥宇顥亦止之仁弘不聽而欲並論鄭澈宇顥激力止之曰若論李沔則大憲鏗必不從而自立矣仁弘見珥力勸論劾義謙珥不從仁弘慷慨不已欲棄官而歸澈見珥曰時輩不能深信公者

恐公牽情不捨義謙故也公今棄絕此人則一時士類皆信服公心而西邊之善士漸可收用有保合之勢且不論此人則德遠將歸豈不可惜乎珥謂成渾曰今日無端欲論義謙甚非事宜但時輩本疑珥黨西而今日鄭德遠以論此事不合棄去則時輩必以此為赤幟顯然攻珥矣珥去而士類盡散則國事尤敗矣今日之勢須從衆議渾嘆曰不有景沔誰主此論不有德遠誰決此論可謂平地起風波矣憲府齊坐仁弘義謙事珥曰上劄論其為何如仁弘曰不如論罷之為明正也珥曰此事必須啓辭得中若稍過激則必有蔓延之患且起復事當置之疑信

間不可入於啓辭中也珥乃口占啓辭曰青陽君沈義謙曾以外戚久執國論貪權樂利積失士類之心近年以來朝論渙散不能保合者實此人所致公議不平久而益甚而迄未蒙顯斥故好惡不明人心疑惑請命罷職以明好惡鎮靖人心且謂仁弘曰後日啓辭必依此說不可追增語句以起人惑仁弘口諾而心不然明日諫院亦發玉堂上劄上不允

鄭仁弘再啓辭稍過激而有援附士類以助聲勢等語上問曰士類何人仁弘請議于同僚以啓上曰既為啓辭則自當知之速為回啟仁弘遽對曰所謂士類者義謙與尹

斗壽根壽鄭澈諸人相與締結以為聲勢窺占朝權云云珥謂仁弘曰鄭李涵非義謙黨也年前士類議論過激故李涵果有不平之言此非為義謙也李涵介士若以為締結義謙以助聲勢則冤枉極矣且珥年前上疏贊澈之為人今在憲府斥澈為義謙之黨則珥乃反覆無狀之人也君須避嫌為澈分疏然後珥可供職不然則珥當辭避矣仁弘甚難之相爭移晷屈意避嫌曰鄭澈雖與義謙情分甚厚不至如尹斗壽等私相締結而臣乃以為義謙之私黨其失實甚矣憲府當處置李珥曰鄭澈與義謙雖曰情厚其氣味心事則迥然不同仁弘只是倉卒間回啓失實

非有私意當以此請出仕掌令權克智持平洪汝淳曰義
謙失志澈常懷憤懣多發不平之言安得謂之氣味心事
不同乎持平柳愛井曰我不知澈只聞人言他人可信孰
如今公我則當從令公矣時輩甚惡鄭澈恐李珥引入要
路方欲擊去正言尹承勳承望風旨欲論連李珥柳愛井
南彥經同僚不從遂避嫌啓曰人之取友必志同氣合然
後親密既曰情厚則其氣味心事豈有迥然不同之理乎
救解鄭澈不得不為此不成說語南彥經不辨是非含糊
兩可云云李珥等啓曰臣等以論鄭澈一事大被尹承勳
所詆斥所謂情厚則心事必同者此則大不然昔者韓愈

之於柳宗元司馬光之於王安石蘓軾之於章惇語其情
厚則無異兄弟論其心事則有若燕越况今鄭澈是靖介
寡合之士與義謙情密不至如上數子方義謙之得志也
素無黨比之跡及義謙失勢之後其所不平者以士類遇
激並疑朋儕故耳豈區區為一義謙者乎承勳啓曰論澈
一事非尋常論議之比曰是曰非賢否判焉所爭雖小所
關甚大李珥等之言是則鄭仁弘之言非也豈可不辨是
非使國論未定云云李珥等避嫌曰士類疑澈愈深加以
造言生事者交構兩間使之展轉阻隔澈固不是而指澈
為黨於義謙者亦不得為公論彼尹承勳有何識見不過

承望士類之風肯為趨附之詐云云諫院避嫌指斥珥等
救解鄭澈大過玉堂並出兩司而只進承勳及珥等三人
上不從諫院啓曰尹承勳前後啓辭直達所懷言甚剴切
深得言事之體李珥等既被其論則所當引咎退待物論
而敢於辭避之際反加詆斥至曰承望趨附其輕侮言官
甚矣請並進答曰承勳之心已自呈露於初避之啓予不
加威怒者固出於寬弘之度身為臺憲之臣願不可斥而
論之耶玉堂並出之劄含糊叵測不成文理儒生羣聚之
論敢如此是國家之所羞也昨又欲進忠直之臣予用駭
愕予豈可不辨是非一出一進徒為點頭為書生所弄也

玉堂待罪啓答曰只進承勳以為鎮定之詐則被承勳亦
當囿於人君度量之中警惕其心他日未必不為忠信宏
厚之人矣未知何故並進珥等使不得為國家子李珥等
之進更有何益耶雖欲不起予疑其可得乎憲府又請進
珥答曰鄭澈之淺深姑舍是可也而敢為自是已見擊去
李珥等是誠何心哉忠直之臣為輕躁者所擊去而予若
不發其肺肝明論責之惟頷之而已則是所謂昏君亦非
庸等之所願也請出珥同寅協恭此實良策也不然必起
予疑將有不好事其慎之憲府又啓臺諫被論勢難在職
請加三思上乃進珥等特命尹承勳為新昌縣監朴淳曰

年少輩識見不高如叔獻可作儒林宗匠時輩當聽命而
乃以不關之事爭辨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謂逐鹿而不
見泰山淳欲勸安敏學使止鄭仁弘不更論啓敏學曰吾
以德遠為山林學者以今觀之乃怪鬼輩也遂不往見
鄭澈自時輩起張世良之獄心常不平屢形於辭氣且喜
飲酒醉後之談多短時輩時輩尤疑之一日與李潑乘醉
相詬詈交道遂絕至是時論訛斥故乃歸李珥出送于江
上勉以操存止酒澈極言李潑之心不可信珥曰君見偏
矣景涵識見不明而其心良善矣澈曰未也未也如鄭德
遠則其心公矣雖論我遠竄若遇諸路則我當酌一盃同

飲矣珥每謂人曰季涵剛潔忠義之士也其病止在狹隘
而已其人終不可棄矣時輩多不然之

沈義謙事又有非人之所可知者蓋宣廟初立時年纔
十六也義謙白于仁順王后曰今聖躬方幼智思未長
其於玩好嗜慾當加裁損以為宗社生民之福后素嚴
有法度大加禁止宣廟於玩好等事不敢措手或時涕
泗而罵曰吾食河城之祿猶為富貴之人何為在此為
田舍翁所制耶蓋指義謙也自是宣廟大憎義謙東人
一隊密探上意遂為排去義謙之計惟鄭松江金黃崗
數人獨知其機故立斥東人為小人而至於栗谷則不知

其事只見東西分黨故以為都是偏論而初非西人之
峻激矣曰松江黃崗何不言其事于栗谷乎曰松江黃
崗非不知告栗谷而但栗谷卒不計利謀功若聞其言
則必入直諫恐致生梗故終不敢言江上問答
自是東西黨論以來迨然獨立不染於色目之中者惟珥
一人而已東西兩爭則兩解之勢偏於西則救東而抑西
勢偏於東則救西而抑東比如錘之在權推移前却一趨
於平其用心公平正大至誠惻怛真可以挽回世道而不
幸枝害輕躁之人出於其間不求其心而遽疑其跡東西
交攻蠻蜀不已卒之許葑應溉之疏出而遂不可收拾矣

崔永慶疏

九月持平崔永慶辭職不上表其疏略曰當今國是靡定
公論不行朋比成風綱紀日墜明以燭幾威以鎮之使偏
黨之徒不得肆其偏臆責在臺臣雖使古人處之尚或其
難况如臣鈍愚無識其可以當之于永慶之意指誰為朋
比人皆不知所向時永慶之友竒大井無學識尚客氣議
論頗偏而永慶信其說成渾謂李珥曰崔孝元之疏何如
其人上来則能補益時事珥笑曰不過添一行高之竒
大井矣

李珥擢拜戶判

時戶曹判書未得其人上問於大臣曰度支不可不擇人
如有盡職如尹鉉者則勿問爵秩薦擢可也大臣以李珥
為首薦乃拜戶曹判書李憲國語人曰叔獻陞秩此則可
賀但自上欲得如尹鉉者而大臣乃以叔獻薦後世必疑
人品之卑矣聞者笑之尹鉉是斗筲小器故憲國之言如
此 上延訪弭災之策珥請設經濟司以大臣領之而擇
士類曉達時務者與其選凡有達白皆下其司商議定奪
以革弊改則天心庶可回矣又曰祖宗良法之廢而不舉
者修舉之近規之貽患生民者革除之新策之可以利國
活民者講行之日有所為則人心漸可變世道漸可回上

不肯從

論新叅政

先是鄭惟吉於李樛用事時不能特立頗有流徇之失士
論甚輕之至是左右相關以鄭惟吉卜相東人欲相李文
馨朴素立李珥謂朴淳曰李之邪朴之愚若卜相則相公
豈免後世之譏議乎如鄭林塘雖有疵累有才華風度勝
於時輩所推矣不如保全林塘之為愈也次者金公貴榮
淳以為然惟吉拜相憲府發論詆惟吉諂附權門極其醜
語請連諫院亦欲隨茲李珥不從同僚固執乃草啓曰鄭
惟吉於往日實有難濯之疵累其不合於具瞻之地者人

孰不知第以四朝舊臣有才華風度臣等惜之而未敢輕論若此事不發則已矣今者公議已發物情方激三公非具僚之比既被人言則不可冒處請從公論時輩譁然以為啓辭回護不直截諫院避嫌玉堂請進諫院荅曰如此乏人之時如新右相者豈可易得人惟求舊其右相之謂乎諫院是忠厚長者之言而反目之以回護然既而被論允之

撰進學校模範

壬午十五年大提學李珥撰進學校模範先是珥進言士習渝薄師道廢弛之弊上曰擇士養士之規作事日以進

乃以擇師養士為題目又作學校模範十二條以補學令未備者與三公商定以進荅曰用意甚勤後當舉行又命製進人心道心說善惡幾圖及金時習傳又教曰予欲講綱目可選才臣以備顧問珥以李恒福李德馨吳億齡李廷立李燦應選燦卒鄭昌衍代之

陳時弊疏

右贊成李珥陳時弊略曰世污於循俗績敗於貪志政亂於浮議民窮於積弊此四者其大目也且曰臣之每達於經席者是改貢案省吏負久任監司三者耳所謂改貢案者列邑土地人民大小不同而貢案之定無甚差等多非

土產百物皆辦分納各司刁蹬之弊害歸於民胥吏弋利而公用不加焉且近來稅輕有加循道一歲之入不能支出每以宿儲補用二百年積累之國今無二年之食豈不寒心臣意若改貢案付之能手善於規畫只以土產均數平定使一邑所納不過二三司則元入之數別無減而費則可除十之九矣如是寬舒民力慰悅民情然後量宜加稅則國用可以漸裕矣改貢案者非獨為民實為經費也所謂者吏員者設邑置宰只為牧民而今者邑夥民小多擁虛咒吏民之困日甚一日除拜之亦難擇人今若擇數三殘邑之接壤者合而為一則民力可減三分之一慎

簡守令亦易於前矣所謂久任監司者監司為一道之主久於其職與民相信然後王化宣焉詭令行焉今則不然監司只任一暮不以家眷自隨故人皆厭之受命之日已有謝病之計苟淹數月終以疾免故一道常若無主政無所寄民不被化今若於諸道擇巨邑設營使監司率眷兼為邑宰久於其位如兩界之例而別簡朝臣之心存經濟可以牧民馭象者徃欽厥職責以成效則四境之民可蒙實惠矣荅曰觀卿上疏且見忠懇非不欲策勵有為而眈眈寡昧才識不逮以至於今事與心違予亦竊嘆焉當警省留念焉後數日入侍復陳修己治民之道上欣然酬酢

討論竟日自是每中前說曰用臣之策三年不效則請伏
欺罔之誅上問左右掌令洪可臣曰比之此殿屋本是祖
宗所創若歲久頽敗則其可曰祖宗所創不可修改而坐
視其頽敗乎必湏鳩材聚工朽者改之毀者補之然後方
得重新更張之策何以異此上然之
大司憲金繼輝卒天資英偉處心樂易聰明絕倫見識超
邁明於知人敏於政事有經濟之才時稱為公輔之兇論
議激揚士林推重上亦眷注異常而竟不能大用識者恨
之

平藩胡

癸未十六年先是奴酋尼湯介出入六鎮我國假以官祿
接待優厚至是鎮將待之失宜尼湯介遂聚鄰部弓乙其
栗甫里等連兵入寇慶源府使金燧戰敗賊連陷阿山安
原等堡

二月七日北兵使李濟臣馳啓上引見三公以吳沄朴寅
為助防將領勇士八十先赴鄭彥信為都巡察使李戲為
南兵使金禹瑞為防禦使命以慶源府使金燧判官梁思
毅梟示陣前以振軍律

兵曹判書李珥啓請自願赴防六鎮者滿三年庶孽許通
赴科公私賤從良兩司請勿舉行從之

兩司論啓

兩司啓北兵使李濟臣屢暴亢厲處事顛倒自守此門專事威虐列鎮離心藩胡怨叛其所以致今日之變者實濟臣之所為也陷城辱國之罪大矣請拿處荅曰李濟臣何如是論之耶須姑徐之浚十餘日更請拿鞫從之後四日捷報入未上傳曰李濟臣予固已料其如此而衆皆非之予亦不能自守今既立功拿來未穩備邊司回啓誠如上教但都事之發中路還止亦為顛倒拿來浚屠斲如何時賊進圍訓戎鎮穩城府使申砮與本鎮僉使申尚節力戰破之斬賊五十餘級金燧亦斬賊四十餘級以自效追

至江外濟臣遂遣金遇秋等將士入攻巢窟焚勦幾盡前後獻馘二百十五級宣傳官李克善為行刑金燧到行營濟臣以為大明律凡死囚行刑必過三日乃留三日行之時備邊司啓以金燧立功自効雖不可贖罪若不按鞫遽行常刑有未盡之意上曰廟堂規畫多有顛倒未嘗出一奇謀決勝千里猶功之馬陷城之將是營是救李濟臣拿來後傳曰前罪棄置以金燧等不即行刑減死照律院啓曰陷城辱國之罪實在主將濟臣無獨免之理擅留標信至於三日方命廢法請寢減死之命上以濟臣有周旋策應之效不允時黨禍已極濟臣特為時輩所嫉竟竄江界

以卒

六條時務

二月兵曹判書李珥進陳時務六條一曰任賢能二曰養軍民三曰足財用四曰固藩屏五曰脩戰馬六曰明教化上下脩局曰此事為國之誠至矣予亦有一言以蔽之曰上自公卿下至士夫不為闕節簡請之私則自可無為而治矣所謂任賢能養軍民足財用固藩屏脩戰馬明教化皆在此不然良法美意更無所施而雖日受舊法恐無其益徒自勞矣

閏二月兵判李珥講啓曰臣欲陳所懷而經筵則必講書

後啓事殿坐日晏請於燕閒之時賜對上允之司諫權克智掌令黃暹啓曰李珥若有所達之事則當於經筵進啓今若無時請對慮有後弊上曰爾等欲使君臣阻隔心術可知不意今者有如此之人珥遂上疏乞免上不許曰今日政事後引見日浚攻珥之端始此

進時事疏

三月兵判李珥上疏極陳時事略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先治其本者似迂而有成只事其末者似切而反害以今日之事言之和朝廷而革弊改者其本也調兵食而固防備者末也未固可舉而本尤當先所謂和朝廷革弊改者

何謂也自古為治之君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朝廷既正士類協和然後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今者朝廷之不和災沴之荐臻誰任其咎無乃殿下正心誠意之功有所未至而用捨舉措之令未得其當歟自東西分類之後形色既立徃以同異為好惡而造言生事者交搆不已縉紳之主論者多是東人所見不能無偏而其流之弊或至於不問賢愚才否而惟以分辨東西為務非東者抑之斥西者揚之以此定為時論於是士類之初進輕銳者知發身之路在於攻西故爭起附會傷人才壞士習而莫之禁遏嗚呼東西二字本出於閭巷之俚語臣嘗笑其無

稽豈意今日為患滋甚乎觀人之道只分邪正而已何東西之足辨乎如臣初非得罪士類者也只欲調劑兩間共為國事而士類之不知者誤指為扶西抑東一被指點漸成疑阻百謗隨行終至於館學之儒亦或輕侮且念士類固過而多出於識見之差非必挾私誤事也一朝覺悟則其間儘有可用之才而間有一二人知臣本意故黽勉逢回必欲諧之同寅煥然之域嗟乎鳥獸不可與同羣臣捨士類將誰與集事乎臣今竭言固知益忤時論而展盡底蘊如此者殿下之略見形象未究實狀若遂疑臣隣盡為朋黨則恐為士類無窮之累必須明辨極言且陳救弊之

策然後士林得安而公論得行矣嗚呼上下未多措紳不睦國是靡定浮議橫流聖明在上雖無士林之禍安知後日不測之變實萌於今日乎南袁沈貞寧有種子伏望殿下廣召大臣臺待明諭聖旨俾改分辯東西之習陟罰臧否一循公道消融滌滌鎮定調和如有執迷不悟者則裁抑之懷私強辨者則斥遠之必使人心所同然之公是非得為一時之公論士林幸甚今之議者托於得人之難每過廢通之論然而漢高祖之蕭何唐太宗之魏徵宋太祖之趙普此豈伊傅呂葛之徒乎不過取其一時之尤者耳如使三帝置三人而不用必待伊傅呂葛然後始欲為國

則伊傅呂葛終不可得而四百年之業貞觀之治天下之定無與共創者矣今之人物視漢唐猶且渺然如欲取一時之尤者則代豈乏人乎在殿下委任與否耳惟我世宗大王東方聖人也用人由己立法圖治惟賢惟才不問其類故南智出自門蔭而以黑頭拜三公金宗瑞頭被物論而以獨見開六鎮超薦不日者意謂當至卿相而位補其才則終身不改久任累年者意謂官止於此而一朝陞擢則不限階級祖宗率由成憲人才之不由科舉者多至卿相當時不以為惟後世補為美事未聞錮門蔭以限職者也門蔭尚不可錮况守道尚志之士寧可後於決科之士

乎頃年舍使未出身人得為憲官議甚愜而俗見疑之不
意遽寢士類失望人才不進自今伊始伏望殿下亟回前
見復遵舊憲側席求賢致誠盡禮未至者期於必致已至
者期於必用國家幸甚若革弊政則臣從前所懇在於改
貢案改軍籍併州縣久任監司四條耳改軍籍雖蒙允許
而不敢始事者不改貢案則雖改軍籍養兵之策必
不見效至於併省州縣則本出睿思而施行不難且或分或
合代不絕書頃日黃州判官之革也吏民蹈舞二邑為一
亦與革判官一也若久任監司則尤好汲、兵營之設於
巨邑使兼邑宰則最為蘓復軍卒之良策而先須久任監

司然後始令兵使率眷故耳議者或以騷擾為憂而此事
皆自朝廷商確勘定而已民無升米尺布之費何與於民
而有騷擾之患哉若量田則不能無小撓必待豐年乃可
舉行貢案之改必浚於量田云者此亦不然貢案固當以
田結多寡均定矣量田之後田結增減豈至大相懸絕乎
先改貢案隨後量田亦何害哉所謂調兵食而固防備者
雖是事為之末而亦不可緩也臣之愚計前者既蕪而復
止到今尤無他策募庶孽及公私賤有才者使自備餼糧
入防于南北道北道則以一期為限南道則以二十朔為
限使應募者衆而使兵曹試才而遣之庶孽則許通仕路

賤隸則得免為良私隸則必奉主呈單于兵曹然後乃許
試才使無叛主之奴其代從自願擇給如無武才則使之
納粟于南北道以遠近定其多寡之數而許通從良亦如
武士焉則兵食稍可以備矣李季施愛之亂賤人輸運軍
器者皆得從良庶孽從軍者得赴科舉此是世祖權時已
行之規也伏望殿下斷而行之嗚呼無狀愚臣遭遇聖明
狂言妄語前後屢陳踈謀謬策十不一施主憂臣辱晝嗟
夜唏義當奉身退守愚分誠以受國厚恩糜粉難酬臣不
愛言臣有願咎伏望聖明憐察採納馬荅曰國事賢大臣
自當任之南行為臺一之已甚寧忍再誤貢案事朝論不

一不敢更改軍籍惟在卿設施如何耳省州縣事卿勸不
已當試之久任監司亦當從卿策先以西南試之庶賤許
通事當更問于備邊司四月復命許庶賤許通許良自備
裝成邊滿三年許通良又庶孽納米于邊亦得許通良妾
子賤妾子所納有差等珥又以兵曹軍士闕番贖布積置
樓庫官員用如泥土內贍司所儲布輸邊為裝者將盡請
盡用贖布助輸又請以軍資監所儲布充戰士衣減百官
祿以給戍卒妻子之糧

慶安令請對

慶安令瑤請面對力陳朝廷不靖東西分黨改出多門柳

成龍李澂金孝元金應南以東人之魁多有專擅之跡請
加裁抑兩司論瑤請傳無據之說欲啓網打之漸請命罷
職不允

劾擅兵慢君

五月時北胡久圍鍾城邊報日急抄殺射手而官無戰馬
難以猝辦李珥懲乙卯戰士之掠馬深以亂塔為憂募所
抄老孱從願納馬以給應赴者而應募之有無不能預料
乃先下令而募之於是納者雲集而戰士行急不可緩期
且啓且領上即允之行者以得馬為幸留者以无防為喜
公私便之時論指為專擅權柄

時上欲議邊事命招兵曹堂上李珥到內兵曹稱病不進
上遣內醫者病令退去調理兩司論珥承召詣闕只入內
曹咫尺之地終不詣政院以承上教慢君罪大請罷論之
累日珥遂連陳六疏辭職上慰諭甚至三公亦請敦諭出
仕上教曰寥々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絕無而僅有
卿不聞向者之教乎余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言鬼神亮
知之

李珥乃出肅啓曰夫擅兵權慢君上乃人臣之一罪頃日
大臣之為臣分疏猶不敢以彈章為過當臣之負罪至此益
驗律之以無君而恬不動念晏然出仕則實非人臣之義

也臺諫之停啓以久未蒙允且以臣為非全然無耻者必知所以自處故也臣若幸上之優容愜然從改則從前屢疏只是固寵之計而無義甚矣先失其身何以事君臣負此極罪而處主兵之地歸令將士則四方聞之必將以擅權驕君為細故薄過矣請舉臣罪咨問左右及諸太夫使之稱量輕重如以為可貫則臣雖未安敢不黽勉隨行乎如以為實犯則雖加流放寧死臣實甘心○答曰在卿自處雖當如是予若詢問是未允一毫疑卿頃日臺言本不近似不足為辨

持平李景燾啓曰今見李珥啓辭拈出頃日本府所論八

字謂大臣不以彈章之過為咎呂誨先見之明竊議者多唐介許直之罪臣實當之云於是三司並發大諫宋應溉獻納柳永慶執義洪汝諄典翰許筠等啓以李珥驟躋崇班當國重任宜加畏慎盡心供職而軍政重事先行後聞既入內曹終不承命迹其所犯顯有專權慢君之罪臺諫據事論劾在所不已為珥者反已省愆之不暇而先自疑忌深懷忿冤必欲以臺諫歸諸虛捏之地欲詢諸左右及諸大夫稱量輕重有若決其勝負者然自是強辨脅制言者其蔑臺諫輕公論甚矣請罷職不允

大憲李陞掌令李徵副學權德輿直學許筠等疏略曰兵

判李珣以文墨發身躡取崇班執拗自用違拂人情則公
論之發烏可已乎姑以近日事言之大小稟命斯乃臣子
之職而咫尺殿陛納焉之令先行後啓此則近於擅國柄
也出入自如未聞沈痼之疾而驕蹇君命身到內曹不詣
改院此則涉於慢君父也臺諫請罷固其所也所當引罪
省愆之不暇乃欲以去就爭之閃弄筆舌力戰公論一則
曰積忤時論二則曰詢問左右悲辭苦語以動聖聽視一
世為無人而美臺諫於掌股之間其幾公論為如何哉范
昨所謂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者殆近之或以珣擬諸王安
石安石之文章節行豈珣之比乎然安石之驕蹇慢上珣

有之安石之固寵要君珣有之安石之揮斥言者珣有之
竊恐他日之禍有不可勝言也

先是朴謹元宋應澆許筠皆曾為珣所斥三憾合勢助之
者衆醞釀積久至此而發至有御下蔽上其志將欲何為
等語上手教下大臣曰近因李珣言語間事臺諫相激比
之於誤國小人此非發於偶然也蓋以珣自前裁抑新進
惡其趨時黨附屢為諫論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因所失
乘時造釁必欲劾去而後已凡公卿大夫承召不來者多
未聞有以慢君論之者是何臺諫之言獨能直截於珣也
其納焉不稟亦不過許多事務間未及為之耳夫擅權慢

上人臣極罪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法而乃敢請以罷職有如乙巳奸臣輩目之以反逆而罪之以遮罷者之為耶臺諫身任公論若陰擠已私以為排擯傾陷之計則烏在其臺諫之道分別淑慝其在今日卿等不宜含糊不辨大抵朝臣朋比分黨國事日去而大臣不能辨別則將置國事於何地耶

傳于三公曰李珥萬無出仕之意兵務甚劇姑避其職以安其心何如領相朴淳議李珥豈終不仕然姑避宜當左相金貴榮議兵務方急避之為當右相鄭芝衍議珥終不出仕則不得不避然此後事自上平心處之臣之所憂非

但為朝廷欲為李珥保全令名答曰兵判可避李珥已陷於誤國小人夫豈有所謂令名哉右相之議何其迂也其心所在予殊未測予雖暗君不肯與小人同事嗟呼珥其好歸鄉閭高卧白雲誰得羈繫哉答副學權德輿等啟曰李珥既為小人論小人者豈為小人如權德輿與洪進常贊李珥之忠直贊譽小人者未知其身即為何如人之歸耶洪進斗筲固不足責德輿年老之人恟附新進目珥小人此非前後反覆者耶至於許通事金瞻前於經筵啟之今若律之以廢亂成憲則瞻為謀首珥為隨從何乃置瞻論珥也哉

李珣還鄉

兵判李珣以前日諫院啓請據法定罪故留京待命至是
般發向坡山沈守慶為兵判○傳曰當此事廢兵判沈守
慶雖有才智但恨衰老僉宗朝例限北方平定間願相朴
淳兼兵判

成斥三司

護軍成渾上疏曰三司舉劾前判書李珣加以無君誤國
之罪刑改之失無大於此夫珣之為人疎通明敏天分甚高
少有求道之志慨然以學自勵於象理雖不能周徧而
義理大槩不可謂無見其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惟知有國

不知有身急於濟時不以溫飽為念者乃其平生素所有
也雖然氣質如此故其病痛亦有之惟疎通故有率爾之
病而少沈潛縝密之氣其性白直迂愚故絕無修飾外貌
調適人情之態志大而濶略於細微自信而不循乎時俗
是以愛之者絕鮮而笑之者多憂之者固少而嫉之者衆
矣且與時論不同累陳疏章深論時弊以其觸實故益為
時人所忌且論薦鄭澈以為可用以是尤不合於衆情至
於論劾中納馬兌防一事則珣見乙卯倭變時赴戰軍士
掠馬於都中以是為憂而初欲啟請而又不料納馬有無
不敢先請而先下令此固珣之罪也然謂之專擅國柄則

非其罪也不進政院乃眩暈重發之故耳謂之驕蹇慢上則非其情也聖教委曲諭珥供職珥於是時不勝悶迫以請稱量其罪之輕重者只欲開出仕之路以承上命耳若無出仕一節則珥豈敢為啓辭乎珥之不敢易出乃所以畏公論重臺閣而反以為輕臺閣茂公論不亦異乎三司之論初因微罪而加以無君誤國之名又因此名而將欲據法請罪是必置死地而後已也伏願殿下臣此章于公卿使卞其忠邪高議其得失使朋讒竒中之禍不作於今日則宗社之福也○荅曰觀爾上疏忠憤激烈如使姦諛聞之足破其膽信乎君子一言為國輕重也

上命招大臣傳曰排擯李珥誰所為朋奸之類又誰耶卞別以啓領相朴淳極陳珥忘身殉國當初不進臺諫為非且曰宋應澂許筠與珥有嫌上曰珥果小人乎左相金貴榮曰知人固難珥之心術未能的知不可輕以小人目之亦不能以君子譽之成渾疏欲探言根而罪之若然則雖權奸當國無能言者渾亦貽譏於後世矣領相以攻珥者比之李芑而歸罪銓卽左相曰東西說近日稍定李珥辭允又成紛：紛：又幾定而成渾上疏又成紛：是階亂也領相言必稱叔獻左相曰叔獻乃珥也領相曰妄發上曰無妨

下教政院

下教政院曰安危大臣在左相金貴榮憚於甲是乙非乃敢為依阿苟容之態若不知賢邪則是不智知而不直啟則是不忠其何以在具瞻之地

都承旨朴謹元等啟曰金貴榮心知士林無他不可加之以罪故力為救解其辭雖不明快主意則可見近者天威方震士類孤危莫保朝夕貴榮如以依阿苟用為心則承順上旨之不暇而乃欲依阿苟容於士類乎大臣平昔之所依重而一言忤旨嚴譴至此國事將自此而去矣且三司曰公論所在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也自非權奸當國

指嗾為之而論議之發不謀而同則謂之非公論可乎成渾疏中許多說話非但主意偏繫或以為挾怨或以為附會或以為朋讒竒中或以為巧設機關眩亂熒惑至欲加罪言者而舉朝廷目之以邪空國之禍不日而起一言喪邦正謂此也不亦慘乎○答曰觀此啟辭可謂指東答西也左相之心路人所知矣是非之心人之良知根於天性身為大臣乃以不知對之乎嗟乎人主置相豈但以不知二字使其為平生相業而止哉可以不知數語自足以為高風勁節也耶苟如此人主自任聰明足矣將焉用彼相哉以暗主而遇不知之相是猶瞽而借盲之視欲正天下

之危將見相率而顛濟莫之救以死也

宋應溉誣疏

大司諫宋應溉疏畧李珣本一緇髡也斷棄至親得罪人倫若論其罪先儒固有定論化身還俗養養權門初選上舍館中多士不許謁聖賴沈通源遣其子鐸奔走先後乃得行之及其出身為沈義謙所薦拔得踐清顯結為腹心死生以之中間自補向學文之以詞藻自附於當時所謂士類以朴淳輩作為死生之交密締肝肺主張時議李浚慶鄭大年先朝耆舊金鸞祥乙巳遺直不附義謙皆被顯斥朝廷命令出於義謙與淳珣雖山野自處實為謀主表

裏相濟是則義謙於珣成渾有難忘之思珣於義謙有聲勢相援之力珣也敢以踈野之態出沒山林之間有若難進者然故名譽虛隆人多信惑於是出處進退動引前賢自以為特立當世超然於是非之外故義謙之見棄於清議也珣雖懷憤懣似不關涉姑退田野坐觀時勢攘臂倡言以調劑保合之說簧鼓一世為之陳疏以及義謙之短兼舉金孝元之長以求至公之名下誣當世上欺殿下嗚呼衆心難誣鬼神難欺珣之玄臆國人已見其肺肝外為調劑之說實售傾陷之謀始則倡兩非之說次則分疏義謙至曰義謙向善別無惡終則曰與鄭澈迥然不同前後

論義謙三變其說其心可知也朴淳終始扶護咫尺天威
反覆替揚至以備邊司同事然後始得相知為辭使其言
若出於至公今於榻前舉臣姓名不為避嫌云臣之於珥
初無恩怨亦不聞珥言臣之過而顯被指斥意或臣欲論
朴淳之說落於珥之耳也至於成渾則為朴淳等所薦揚
實與義謙世篤親厚又與朴淳交契甚密於珥則情踰骨
肉渾惟知有此三人而不知有公論故凡珥等之所論渾
必不黑白舉以為是平日議論如出一口曩者疏中歷詆
卿相盡為流俗欲倚任一人其意蓋在淳與珥也三司乃
備顧問寄耳目之地優禮崇獎以為國家之命脉而渾是

何人自負山野之名敢行黨比之謀乃以三司比諸商英
尹禧頃者慶安令瑤面對之請疏聞之事皆以為珥等所
嗾大抵此輩只知死黨之心而不復知有殿下云云

合啓

兩司合啓曰領相朴淳以斗筭之兇濟以文墨小技用心
邪回行已狡暗急於得失不顧廉恥常與沈義謙結為腹
心朝廷施措人物進退一從義謙願指擅弄國柄蓋有年
矣李珥成渾亦是義謙門客昵友共托死生相為表裡內
憑戚里外假虛譽互相推挽聲勢張皇人皆側目莫敢開
口惟李浚慶常對人言曰義謙雖極力薦淳急於超陞淳

乃小器終必誤國事淳以此啣之極加詆毀使之齋志而
歿金齋祥為臺諫時欲論淳死生之友亦為淳所陷坎軻
而終其他排斥不可勝言其濁亂朝廷斷喪國脉亦已甚
矣幸賴聖明在上奸邪失志自此屋常快：乃與珥輩昏
夜微服相從所以謀陷士類欲復義謙者無所不至斥士
類以浮薄偏黨嫉人面對教人陳疏遂使聖明浸潤終不
能無疑然後乘釁抵隙欲售傾陷之計榻前之啓極其險
巧又噉成渾使陳箴頭之說極其陰慘渾則請召大臣而
問之淳則以渾敢為至論乃以應溉許筠補有嫌於珥前
後啓辭機關甚險欲去一時士類盡陷坑塹珥之用心行

事已盡於玉堂之劄及宋應溉之啓辭今不必更陳請巫
侖罷職後數日又條列淳十一罪兩司及玉堂連日論啓
皆不允○答曰爾等以義謙為弇於國中凡一時名臣賢
士之異於己者必擠陷於其中願相之為人松筠節操水
月精神忠勇之度輔溫雅而成性清慎之德掩白玉而板
彩然其視義謙若將浼焉云爾則予亦不敢保焉雖論之
十年豈有可從之理乎

補外

特旨以宋應溉為長興府使許筠為昌原府使金元老為
安岳郡守權德輿為星州牧使洪迪為長淵縣監

金宇顥疏

大司成金宇顥疏略曰李珣以儒學博識遭遇明時殿下傾心而倚任之魚水一堂計行言聽惜乎其志大而才踈量淺而意偏蔽於所厚滯於舊見不能合一國之公論以成天下之務徒任一己之見違拂舉國之情章奏頻煩不免強辨設施輕踈不厭人望士類之心始失望於珣而亦非一人之私論然珣之本心豈有他哉只欲安靖朝廷而圖濟事耳但其意見一有所偏而其害至此士類之心蓋莫不知珣之本心而初未嘗遽有攻擊之意三司論議漸成乖刺彈章峻刻殊駭聽聞當初因其失誤無情之事

而指以慢上擅權之罪及其自處之辭辭氣不服而又加以固寵要君揮斥公論之名至以誤國小人目之醜詆肆斥此豈珣之本情而烏足以服人心哉蓋緣近來珣與士類頗不相協而怪鬼異論紛然雜出於其間如頃日慶安副令面對之辭輒指柳成龍等四人為專擅而欲斥遠之成龍等俱以清名雅望取重士林實惟懼之寶臣瑤言一出士類浸不自安疑珣益深而浮躁喜事之徒又因事並起始有攻擊之意今茲之舉亦豈出於士類之本心哉亦緣成龍等既去而臺閣無復有重望鎮物之人故恣意排擊至此至於渾疏則以舉朝皆為朋讒竒中而不究士類

之本心以珥為被人中傷而不原其失人心之所由故應
溉等之疏愈出愈乖至以渾為義謙之交友敢行黨比之
謀噫山野之人或未曉朝議曲折而徒懷憤世之心其言
固為失中而其情亦豈可深咎乎竊願殿下於珥則諒其
本心而知其踈謬之病於三司則抑其浮躁而察其士類
之本情閱誠曉諭坦懷無阻不阻不挫潛銷鋒刃則庶乎
其可也

司諫李希得處置兩司啓曰金宇顥所論荒雜或是或非
終無指一之論指三司所論反以浮躁目之發此偏倚之
說不可以一人黨比之說輕適言官云云

卞誣疏

八月王子師傳河洛上疏訟李珥成渾朴淳等曰家鬣遜
荒山人去國惠好同車氣像愁慘聖上玆立云云○都承
旨朴謹元等啓曰河洛與珥渾最親且厚敢以不知珥之
為人為說極其緩頰巧中上旨其在鄉曲射利敗義脅制
邑宰疾害士類人皆側目且其疏末亦多褻慢之說繼此
而起者將不勝其紛云云○上曰此啓何承旨起草乎
爾等欲杜塞人言掩蔽予聰明耶予雖昏庸豈爾等所指
教者公論之在人如水之在地中不必以臺諫而是菑莠
而非公論在於朝廷則治不在於朝廷則亂此所以百世

無善治今茲臺言人心不服義士奮袂將四面而起爾等
雖竭力彌縫不可得矣

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六十二人上疏伸李珣受誣○答
曰觀此疏辭忠讜激烈爾等義舉如此予何憂國事○承
旨朴謹元等啓曰儒生上疏之時私相指囑或教諭或脅制
而不從者亦多憤其異已高聲呵叱迫逐紛紜執袂曳
入明倫之堂為一戰場或損徒削籍而後已士習悖亂至
於此極自上反加褒獎云○上曰仕進承旨並出送又
曰入直衛將權臂鄭復始差假承旨承旨朴謹元金悌甲
李元翼成洛并進以李拭李訥朴崇元柳永立金宇顯為

承旨

兩司李陞洪汝諄等疏斥拱辰救謹元○答曰宋時六賊當
朝李綱去國太學生陳東等上疏極論之千載之下聞其
風節尚不覺投袂興起今茲儒生日見朝論乖宜倡義抗
章其忠肝義膽凜凜有不可犯者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
流之砥柱也太學公論所在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
學公論焉得以廢也予即位以來諸生疏豈無訐直而逆
耳者而予未嘗一示不悅之色設使狂生之言或有過中
猶不可待之如此况其正直之氣遠青松而挺高節者哉
彼么麼數臣昵伏近密恣為朋比杜絕人言掩蔽聰明乃

敲目諸生以恃亂是欲踵黃潛善之所為真小人而無忌
憚者余不即舉流放竄殛之典將使魑魅之類聘鷲於
夜已為失刑爾兩司反為伸救耶
幼學申礪疏卞李珥曰妖邪輩窺殿下深納儒生之言陰
囑其子弟親舊之冠儒冠者使之呈疏內則朴謹元擁蔽
聰明外時金應南禹性傳洪渾金瞻金晬輩專擅朝權私
立黨援脅制君父有同嬰兒臣言不公請斬臣頭寧與珥
渾同日死也○荅曰直哉若人也尔第砒身守邊疆虜不
敢近尔亦奮不顧身抗疏斥邪是何尔之一門并出忠義
為國報效若此也

黃河道儒生柳帶春等一百八十人上疏卞應溉疏中所
誣且曰李珥嘗言應溉為人世濟其惡而又撤民家以葬
其父云應溉以此怨珥云○荅曰忠義奮發可謂未死
奸臣骨已寒安得若爾輩置之朝廷也

全羅道儒生徐台壽等二百四十人上疏伸卞李珥成渾
朴淳又言前日疏儒柳拱辰等盡為宋應溉異姓侄韓戡
所停舉上命拿鞫治以懷奸逞私無君不道之罪

河沆五罪疏

慶尚道儒生河沆陳疏數李珥五罪指為誤國救李濟臣
一也欲加稅二也欲量田籍三也書宋翰弼神主四也發

明其罪五也○答曰公私間顯然之事多有失實至以李珣不能卞析蔭字為罪夫國家急務其在於蔭字注釋耶沆洛之弟也

補外

特命洪汝諄為昌平縣令洪進為龍潭縣令金瞻為知禮縣監

三竄教文

命招二品已上引見于宣政殿教曰朝廷不靖專由於沈義謙金孝元欲遠竄何如左右皆曰當初分黨雖由兩人今皆補外不干於朝不必罪之上曰朴謹元宋應溉許筠

三人予知其奸遠竄何如左右曰雖有過越之言不可以言獲罪力為救伸鄭澈進曰此等人不可不明示其罪以定是非於是命竄應溉于會寧謹元于江界許筠于鍾城方被兵禍移于甲山御筆親撰教文曰儉人在位朝若不清司寇失刑國是靡定爰舉流放之典永為末世之監謹元應溉等以儉邪之性挾斗筲之才締結浮薄之徒作為朋私之黨互相汲引盤據要津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臣張皇聲勢簧鼓邪說擅弄權衡脅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朋比之迹已彰尚稱公論挾憾之迹盡露自謂貞方事皆罔蔽言急誕誣忠良抑屈惡已極於濁辭群

小得志罪難逭於誤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尚寬肆市之誅薄施惟輕之典

補外

特命李堅為長興府使朴承任為昌原府使金應南為濟州牧使

救三竄

九月大司諫金宇顥等啓略昨者三竄責辭太重夫此人等固有罪矣然不過躁妄過越而已刑罰不中誠非國家之長計推原本情上特聖明有懷必達何可深罪哉若以朋比壅蔽為罪則舉國皆知其寃奈何不察諸大夫國人

之同情而取決於失勢快乘時陰陷之一言乎請收三竄之命金應南殿下所嘗倚任而眷注也罪名不彰而信浸潤之譖投諸魑魅之鄉近日斥逐紛紜名流殆盡讒口抵隙臺省一空太非社稷之福也請收金應南濟州之命○答曰國可亡三奸斷不可貸至於金應南予果愛其勤幹信實任之不疑應溉乃奸邪之魁而應南為此賊所贊締結朋比而近來以慶安請對為李珥所嗾云此必應南輩憤其直斥其名做出邪說授以濟州於國失刑於其身為幸若能革面圖新則他日未必不親寵也

金弘敏疏批

修撰金弘敏辭職上疏攻李珣渾等○答曰觀此上疏只是謗罵三司啓辭至於以珣為黨以此說動予意予噫為君子也不患其為黨患其黨之小也予亦法朱熹之說願入於珣渾之黨也自今以後爾等以予為珣渾之黨可也詆斥珣渾者則必罪無赦

李珣辭疏批

判敦寧李珣在坡州上疏辭職○答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之為人而不得於時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耶天之於卿可謂典成而玉汝矣今日之事乃天所以獨厚於卿也於卿

何損焉夫人言之撓：不滿一啜何足介懷安可遽出辭職之言乎世已降矣時已脫矣鄭聲亂雅傾陷成性殺人之譖亦及於曾參則其母之不為投杼幸矣不可不速來見予

吏判特除

特拜李珣為吏判叅判安自裕啓曰判書必大臣薦而今皆不薦難於斟酌上曰李珣李山海皆可當李珣為之

朱雲可斬

諫院又啓近來朝著不靖持平李景燾不議同僚自以己意添入慢擅等語以啓爭卞之端掌令李徵又下語過當

此兩人生事於前而宋應澆許筠輕躁激發再誤於後致有今日之騷擾今應澆等得罪已重景燾等請并罷職鄭澈今以剛褊忌克之人失勢快之反搆煽亂必欲生禍縉紳以逞私憾請罷斥 荅曰是不過欲去鄭澈而并及一二臺諫情狀敗露技窮術盡欲歸罪於兩李圖為自脫其謀可哀然此人既皆邪黨依允鄭澈之清忠節義真鶴班之一鷲殿上之猛虜若罪澈是朱雲可斬

特除

以李海壽為大司諫鄭惟清為獻納李山甫為執義洪聖民為副提學白惟咸為副修撰

領相出仕

領議政朴淳上劄辭職○荅曰卿清慎雅操愛人下士正色入朝允矣鎮物之喬嶽忠幹許國展也濟川之舟楫方功倚任之志詎容休退之告○禮曹判書鄭澈亦行公

特拜

特拜尹根壽大司成成泳執義李山甫承旨成渾吏曹叅判金宇顯吏曹叅議安自裕大司憲

吏判入朝

吏曹判書李珥入朝引見辭銓長及大提學且日謹元應澆不可謂全無邪心許筠輕妄喜事其才萃可惜此三人

得譴太重其餘必皆疑懼不自安須從寬典譬如十人作
賊三人獲重罪七人晏然於王政頻偏且此人等雖放歸
田里豈為復能濁亂朝廷乎且以同罪之人三人獨得重
罪無一人願與之同受其罪者可見無氣義也又曰今非
權奸當朝廷之時以為奸邪則不可奸邪之人探上意而
巧中彼知上意不回而猶然固執可知非奸邪今之是西
者未必皆君子是東者未必皆小人分別用之難矣近來
年少輩執朝權三十餘年物極則反今當摠攬于上之時
也又曰成渾若上來則可以可否相濟而此人豈能易致
乎當今人才眈然文士中可用者鄭汝立博學有才但有

凌厲之病耳上曰此豈可用乎凡用人不可徒取其名必
試用然後可知也珥又曰鄭述可用金字顯可謂善人而
是非不明韓戲狂妄然至於置之死地過矣以無君不道
責其招所以不服也上曰謹元壅蔽猶趙高戲則猶李斯
也珥曰改院托以蒙準不即納疏章亦是舊例非謹元創
開又曰主和平之論者或以為前日三司之人皆可用臣
意朝廷一朝若並用此等人則議論多歧終無歸一之時
不可盡為復用

右議改鄭芝衍卒先弼曾孫以甘盤之故驟柄勺軸及疾
革舉李山海自代又遺啓曰李珥為國效忠而其性踈淺

若獨任則未允誤國且曰珥能變化氣質成就德冠則安
知今日之多口遠為珥終身藥石云云○上曰觀此啓辭
荒雜不足觀姑置之○芝衍少有時望及是為時論所誤
意見之偏如此

甲申十七年正月右贊成李珥卒薨粟谷不由師傅默契
道體似濂溪一變至道潛思實踐似橫渠發明極致通透
灑落似明道博約齊頭集而大成又似乎晦翁夫子若其
祥麟瑞鳳玉潤金精世雖以資稟之粹補之而亦豈非德
美之克積者著現於外也主中兵建言養兵十萬以備緩
急柳成龍以為不可及壬辰倭亂成龍嘆曰李文靖直聖

人也從祀文廟

上聞訃哀痛哭聲徹於外窮鄉村氓莫不聚會舉哀踴痛
相吊太學生及禁旅市人流品庶官各司吏庶皆來哭奠
發引之日執炬而送連亘數十里填街咽巷悲踴震野

沈喜壽事問答

三月傳曰沈喜壽予初見固不知其何如人也但其言辭
頗詭怪夫言者心之聲因其言可測其心矣予於李珥身
死之後別無異待之事而乃敢曰待之之道死生有異想
必自有其意云云是陰試予淺深也又曰李珥排衆論
而用之云排之者乃其奸臣構陷之邪說也尚可曰排衆

論也乎至於庶孽許通事則雖其苟且閔其祖宗田地七
在朝夕為是不得已之舉耳豈知其身之早死而為其庶
子之所裁今乃曰人必以為其子之故而設此納粟之法
也云是泛托外人之說實斥其所為也至於夢見竄謫之
臣形諸吟詠隱然書入無非陰術也云云政院啓沈喜壽
所達之事非有他意平日景慕李珣誠心國事不顧家計
身死之後妻孥無依常懷痛惜之意庶幾自上別示恩數
以酬其勞而但言語輕率不能裁度而已少無他意

東人用事

五月左議政盧守慎自尚州承召入朝上引見問今之朝

廷如何予之處置如何對曰自上禁止而強為之皆自取
也上曰朝臣當同寅協恭而反為攻擊致罪臣下豈予所
欲又曰朝廷一以付卿因問柳成龍政時為對以剛明上
曰如此人不易得欲召遂

鄭澈劄批

大司憲鄭澈劄言宋應溉等三人必致死地人心未安請
量移 答曰此輩壞亂朝廷之罪在法罔赦而予不即舉
兩觀之誅投竄于外使之安卧偃息又不治其黨與志欲
囿於度內期使革面其暗劣不斷宜召大譴卿反以是為
言使奸邪生意此言幸而出於卿之口予姑優容不幸而

出於他人之口則予必有處之之道

金宇顥疏

六月副提學金宇顥疏略曰殿下至仁每戒羣臣以同心和悅宰相亦有以破東西一彼此為說者聽其言則美觀其行則繆殺下豈知其布置同僚排擯異已而氣銳之盛已不可嚮遁者哉讒口交馳告訐成風士類之稍有名字者舉以為奸黨目之人之危懼莫保朝夕云云 答曰金宇顥之為人予知之久矣其性固滯言論異僻大抵腐儒之言不足責姑置之本職遑差

鄭澈辭疏以宇顥疏意皆指其身請博採羣議以其罪云

之答曰勿辭

大司諫辛應時等劄極論宇顥疏辭之非且曰專斥鄭澈有如暗主在上權奸擅柄云云 答曰所論十分正是宇顥誠妄言不足責

請放三竄

乙酉十八年二月領議政盧守慎啓曰三臣既竄知與不知皆以為過當雷霆無竟日之怒願賜寬宥宥上願大憲具鳳岭曰三臣言珥巨奸珥果奸乎其直言之答曰珥雖不為奸固輕率人也自是已見不聽人言本心雖不誤國使之為國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守慎曰珥喜人佞已

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難以俚語浩汗不竭矣未幾三竄蒙放

四月時李珣既卒朴淳去位時事將變鄭澈有不安之心上疏辭職上曰紛之鬼說予亦不允何況士大夫乎卿當不與之較金宇顛以疏批未安疏辭○荅曰昨日之批泛論今時人心予雖不淑豈至目儒臣為鬼耶勿辭

初鄭汝立見李珣為時所推重傾身事之執子弟之禮至有孔子已熟底柿子粟谷未熟底柿子之論珣已卒汝立見時議漸變論附李滢一日上問李珣何如人羣臣未及對汝立極言其短不遺餘力上深惡之曰汝立今之邢恕汝

立怒目而退

徐益疏卞

五月義州牧使徐益疏略論救朴淳鄭澈李山甫朴漸等且論鄭汝立尊事李珣嘗曰粟谷真聖人又遣李珣書云三竄雖定巨奸尚在巨奸指柳成龍也珣死首為背叛云因借人言并及盧守慎等過失且請釋宋應旼許筠朴謹元等傳于政院曰觀北上疏詭誕恍惚莫測蓋予之所謂賢者李珣成渾也故攻此人者必以為邪也但柳成龍亦一君子予以為雖謂之當今大賢可也觀其人與之語不覺心服豈有學識氣像如是而乃為巨奸之理乎何物

膽大者敢為如是之言耶至於鄭汝立之為人數次相接
似是使氣者雖然汝立亦具四體安有以禮判指為巨奸
之理乎必無是理然汝立有通于李珣之書云則徐益之
言似為有據大抵人情紛、甚非美事

兩司啓

諫院憲府并論徐益請罷斥不允獻納金權避辭曰前者
三人既竄李珣還朝鄭汝立為珣計則當以和平鎮定使
無失中而其書有曰一二儉人雖已竄逐巨奸尚握朝論
樂禍之心囂然未已焚坑之禍迫在朝夕至於浚日入侍
筵中則以不用前日三司歸咎於李珣詆斥毀謗無所不

至益初在南中汝立議論無不知之所以憤、有此論說
其意則和平且言者不可深罪僚議過中云○答曰親見
其書出於汝立詆斥李珣之前乎後乎回啓曰臣目睹矣
出於詆斥之後矣答曰益之論汝立之事設或雖是其他
則真邪說也爾之以為主於和平誤矣既觀其書要無可
疑然難測者人言也蓋汝立之書不近人情故也

李景震疏

六月李珣從子景震疏略臣聞鄭汝立詆斥臣叔父李珣
於筵中驚怪自言曰他人無足怪也汝立必無是理臣閱
家書得汝立所遺叔父書有曰自從者愠于羣小狼貝出

鬪卧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欲披肝瀝血極言奸人媚嫉誤國之狀既已復思則方以無狀見棄於君父義不可強顏以言而復有成犬為之上章陳卞雖不言亦無恨矣繼聞成犬亦遭讒謫焚坑之禍迫在朝夕忠憤自激方欲抗章旋聞聖心改悟如日中天魑魅之屬自將退伏又為隱忍而止以今觀之二儉人雖見貶逐巨奸尚握朝論樂禍之心囂然未已不幸天不悔禍則恐後日之憂將有甚於今日云云此乃癸未九月之書珥還朝之後又有一書吾君獨排衆議至拔尊兄於衆惡之中至為冢宰任之不疑此誠漢唐以來所未有之盛舉凡在見聞孰不感激而立之

喜有甚焉云云自茲去珥之沒纔間一月豈有絕交書乎答曰汝立所為不近人情故予以為或出流言後聞果是虛誣且在我無可絕之道則人雖絕之有何傷乎

汝立師事李珥假托儒名驟得重望時議欲引置鈴地珥止之既卒汝立見東人勢張反附東人詆陷珥於筵中李貴疏陳其反覆之狀自言其後又有絕交書貴搜索箱篋又得汝立一書乃易箆前三日書力攻東人至有去草不至根必有後患等語貴又陳章上其書

上問于筵中曰汝立貽李珥書有親見者乎李德馨對曰李貴臣之同里嘗以此書示臣矣

西司論沈義謙

八月西司論青陽君沈義謙前日植黨朋比貽禍士林外而朝廷改令內而宮壺舉措無不指揮方居父喪規為起復假稱內旨毒殺弟妻云云請罷職○答曰處一人之是非初非難事而緣茲朝廷紛拏十年不止其間所傷何可量也異哉前古所未有然若至加罪則不穩交結某：人不可不使予知之當初源頭不明卞而確定故調停鎮定之說惑亂上下之心終致醞釀誤國此雖由廟堂無人而豈非後車之明鑑乎況身為諫官理當直言而畏懦不盡責有所歸然今日不問非有他意只欲知之以為他日處事

之權度耳蓋古所謂傷於席者也

於是西司以義謙與朴淳鄭澈辛應時朴應男金繼輝尹斗壽根壽朴漸李海壽等定為死生之交竊夫國柄箱制一世李珥成渾亦以親戚之厚素有交遊之密亦受其籠絡云云

大諫李潑在外入京肅謝啓曰洪聖民其鳳吟見補於西人中才華文學亦為公朝之需然皆是義謙親友因以發身獨不歷數恐非人臣事君無隱之道云云

時三司始以李珥成渾為義謙黨與書名黨籍李貴歷舉二賢被誣曲折上章論辨上答曰爾言是矣臺諫之並舉

珥渾者特出於偶然耳夫以義謙為是者乃邪論而以珥渾為非者亦非正論故予曾有言曰若以為是也與其非者而是之若以為非也與其是者而非之此乃偏黨險陂者之所為矣

李貴疏後李潑避嫌啓曰李珥性質疏通才高學博有心為國之誠成渾動引前賢羣望之隆又非珥之反比其再入之後國事日至於濁亂平生憂國之心轉成誤國之計珥死之後淳澈主論甲申一年亂尤甚臣與珥渾平日交道最密比金宇顯鄭汝立諸人尤甚嘗以經濟許珥道學推渾公論重私情輕故舊可念而國不可負也每恨從

前暗於知人云二

釋宋應溉等

左議政盧守慎筵啓請釋宋應溉等傳曰宋應溉許筠惟茲兩箇奸人挾其舊憾奮其詐謀黨比先倡誣斥賢士躁妄者從以和之遂致朝野大亂邦國抗擢故加流放使後日之為人臣懷私病國者知戎第卿言之命釋兩人俾外方居生

設校正廳

時上設校正廳經書訓解使之校正以入遂召經術之士鄭述崔永慶洪晚全韓百謙鄭介清為校正郎

礪城尉宋寅卒歸廬明粹端重踐履篤實餘力遊藝尤
精說禮當世碩佖如退溪南溟東谷牛溪咸敬重之談經
講禮多所折衷盧蘓齊嘗欲破格薦以宗伯文衡不果士
林嗟惜

趙憲疏

丙戌十九年二月公州教授趙憲上疏陳李珥成渾學術
之正忠國之誠又斥時人妨賢誤國歷指西人陰中被斥
屢萬言上留中數旬不下憲又上疏極言朝臣朋比汝立
凶惡之狀又曰臣竊聞鄭澈與澈父仲虎為玉堂同僚也
仲虎嘗以近息錄質問於鄭澈乃鼓進講澈浩於澈宜執

弟子禮及澈之顯乃敢凌澈二有髯澈也乘醉戲拔澈即
有詩曰數箇長髯君拔去老夫風彩便蕭條厥後對飲之
際澈有悖慢之言澈即不顧而唾澈之面乃起澈之剛直
只以一唾澈面之故積成見鬼之車云云○傳曰因求言
陳再疏良用可嘉於是滿朝宰臣紛紜辭避李澈金弘敏
上劄請辨答曰朝廷非訟庭也

李壘問答

丁亥二十年生負李貴訟珥佖生趙光炫亦上疏論珥保
合東西卒末上留覽二十六日傳曰浮躁好進之徒前日
趨附義謙一時納款於東人倒戈以攻義謙云者指何人

耶事君無隱古之道也爾可悉數以對政院招李貴問之
李貴以文字不能詳悉請面對傳曰倉卒如不能盡啓姑
退而書啓李貴啓略亡師李珣平生赤心憂國一忤時論
橫議百出臣不計利害惟以暴白珣之本心為志小有發
明雖萬被誅戮不避也所謂浮躁好進者白惟讓盧禎宋
言慎李好閔盧稷若欲歷陳豈止此數輩趁附義謙而反
攻者朴謹元宋應溉尹毅中此輩不足道又有相識非珣
之比也李山海也山海贈義謙詩曰洛下春來重見札山
磯夜黑慣相迎以識義謙為罪則何不攻山海而攻珣也
山海與珣自少故舊而無一言救珣此臣所大憾也所謂

奴顏婢膝者鄭熙績也臣非不欲姑退詳啓而君言宿於
家未安云云

時汝立雖去而東人之攻李珣益甚李貴疏明其血誠累
累數萬言疏入二十有六日上命召貴詣政院指疏中說
話問曰可以悉數對貴即索紙筆時承旨皆東人欲誣
貴以不解文字故以亮筆給之殆難成畫有院吏在貴後
暗投一筆貴遂取而書啓上益嘉之

吏判李山海啓曰臣與沈義謙同直於玉堂非不久矣未
曾退逐故上責臣曰李某非玉堂乃土堂也赴湖南伯時
退索別詩吟詠之中不無情外之辭大槩直述云云○答

曰予自說得人以為國家之不至顛覆者用卿等數人故耳安可以一書生之言有所疑阻原其人心迹不過痛厥師之被誣於時輩叫閤陳疏亦無害也大諫李潑避辭曰前日李珥書往復議論始同而終異今者李貴亦据撫往覆之書顯彼詆斥云云 答曰大槩人臣不可有反覆之態也

禮曹叅判青陽君沈義謙卒天性孝友謙恭斥去李樛扶植士類故雖在戚晚士類終始推重東西分黨始於沈金而末秋潰裂豈非國運所關也

焚趙憲疏

戊子二十一年正月前縣監趙憲上疏論及盧守慎鄭惟吉柳瑛李山海權克禮金應南黨比疾國且論朴淳鄭澈之賢見棄遐荒又論宋翼弼徐起俱有將帥才 傳曰今見趙憲疏乃人妖也天之譴告之深不勝兢惕此疏一卞所損甚多予寧受過已焚之矣憲府請削去仕版玉堂上劄請罷 答曰予雖不敏固非一憲所動渠亦豈可必其說之得行乎祇其心術政欲傳其疏辭也予焚其疏乃焚其心也縷々相較恐反為朝廷之羞

宗系辨誣

奏請使俞泓朝京至禮部請頒會曲叩頭流血尚書沈鯉

為之感動具奏順付皇勅有曰陪臣至誠懇請本國載錄一本茲特徑賜上大喜迎勅于郊外親告于廟社大赦一國超俞泓崇祿階賜奴婢田土

教書

教曰承天子寵光永洒污穢之耻與國人同慶爰推渙汗之惠萬品咸新一邦再造願惟眇躬叨守丕基痛先系之受誣何安予衣錦食綸闕逆名之偽冒難改子孝子慈孫惟降勅之屢勤奈成書之未覩予心將疑將信望反極而逡巡王言如絲如綸帶寶墨而流布源流歸正於玉籍忠悃荷褒於金章自列聖二百年籲呼之疏奏幾坊環東土

數十里數絕之倫紀始明念茲同歡享泰之辰必有非常曠蕩之典昭告既遍於廟社惠澤宜霑於臣民

泓出關兵部主事馬維銘以詩賀之曰國王恭帝命首獻獨虔誠曉騎隨茶驛宵驂度漢營上林瞻繫鴈長樂聽啼鶯歸去無煩訟天朝自聖明上自和一章曰宗祫今始正莫謂是予誠列祖功曾積諸臣悃幾營恩沾同大造歌竟及流鶯願守區區志千秋戴聖明羣臣請上尊號故結句云然

上引見俞泓曰蕭曹衛霍之功不足與比東方再造箕疇復叙之日也可使泯滅於後世耶遂命諸詞臣皆和

初太祖大王初年本國反賊尹葵李初入中國誣告國
系越三年甲戌欽差內使黃永奇等齎至告海嶽山川
等神祝文內節該高麗陪臣李仁任之嗣今名某者云
云即將本宗世系於李仁任不干事理奏聞

太宗三年癸未趙溫還自京師稱說祖訓條章內云朝
鮮國王系是李仁任之後云云即將李仁任祖貫與本
國世系各別乞賜改正等情遣李彬奏聞甲申禮部以
宗系事移咨曰本部尚書李至剛等欽奉聖旨朝鮮國
王既不系於李仁任之後想是此先傳說差了準他改
正云云

中宗十三年

正德十三年

戊寅李繼孟得大明會典以來本

國註云李仁任及子李其太祖諱今名某太祖諱者以洪武

六年至二十八年首尾九殺王氏四王而得國云云福指

昌瑤諷爽乃即具被誣事情遣南宸李籽奏聞已卯禮

部尚書毛澄以本國宗系等事題曰李其太祖諱得國改

號皆出自太祖皇帝之命聖恩所授決非偶然且其不

系於李仁任之後又已奉太宗文皇帝詔旨許令改正

而一統志又明著王瑤昏迷李其太祖諱為眾所推等事

與今所奏大略相符降勅一道齎付陪臣諭以聖意奉

聖旨是朝鮮國王之祖不系李仁任之後太宗已有旨

準他改正今又具奏陳情誠孝可念還寫勅與王知道
南宸等回帝降勅曰爾祖某祖歡祖原不系李仁任之後
特允所請降勅諭以朕意

明宗十二年丁巳遣趙士秀奏聞禮部覆題曰會典雖
已纂修未經頒布改正之辭本部無從查考合行史館
檢查明白開報容臣等移咨本國知會仍候會典頒布
之日續行昭示奉聖旨 癸酉遣奏請使李後白尹根
壽書狀尹卓然乞將宗系弒逆已辨誣事增入續修會
典等情奏聞云云勅諭有曰爾祖某祖歡祖久蒙不韙荷
我列祖垂鑑已為昭雪改正茲者纂修實錄欲將前後

奏使備行採錄以垂永久

乙亥遣謝恩使洪聖民兼奏請禮部尚書萬士和題曰
朝鮮王痛其祖之冤而奏辨至於再三但前既奉有明
旨王言一出信如四時誰敢輒為增損宜將該國先後
奏辭纂入皇祖實錄外仍抄付史館俟修會典為之計
載為便云云

丁丑謝恩使尹根壽回自京師禮部回咨所據宗系
惡名二項已遵旨備載無庸復煩

庚辰聖節使李增回禮部回咨本國辨誣宗系等情既
已編纂會典特為昭雪無庸過慮祇因祖名二字之誤

今復再請整正無非謹慎詳審會典本國項內書係兢
椿二字筆畫無差或繫一時傳寫訛謬今無予有脫漏
之虞偏摩累世非朝夕可得就緒計汗青完秩方得進
呈御覽頒中外

宗系之改雖被聖旨添入會典而纂修垂畢未蒙頒降
李珥慷慨語人曰安有國君受誣二百年而未伸者乎
此由使介不得其人故也乃與同僚議啓請別擇專對
之才上允之朝議多以為李珥可遣朴淳李山海曰李
珥不可一日去朝乃以金繼輝為奏請使高敬命為書
狀官崔豈為質正官

辛巳金繼輝回禮部尚書徐學謨等曰如遇典成即謂
頒賜不必降勅云云

甲申奏請使黃廷或回禮部尚書陳經邦等題曰改纂
文詞未經進覽刊行應付批示奉聖旨準寫與王勅曰
前項事由與余原奏相合候書完進覽頒行之日差官
齎送爾國先諭爾知之

至是戊子奏請使俞泓回本國載錄者一本先為頒降
越明年聖節使尹根壽回帝降勅會典全部勅書曰朕
惟會典一書我祖宗舊章國家成憲歲之內部副在有
司其在外藩未嘗經示以爾世修職貢夙秉忠誠備屏

翰于東韓襲威儀于上國雪累世不明之系既遂懇祈
纂昭代不刊之書仍思快親朕視猶內服嘉興同文特
賜全編俾傳永久茲付陪臣齋回本國以慰爾悵陳
情至意命奉茲圖籍式是章程既顯被于光榮宜尊歲
于秘密尚念綏懷之寵彌堅翊載之忱

命錄勲以達或泐根壽為首功前後使臣有功者分等
賜券踰光國功臣於是廷臣請上尊踰上謙讓不許久
乃允之上踰曰正倫立極威德洪烈中殿曰章聖朝廷
及宗室進宴○凡首尾一百八十年使臣十一起乃得
請

時請改宗系累行不準請朝議以為中朝之事非貨難
成欲試用之譯官洪純彥曰外國事勢與中國之人不
同若開此路其流之弊必至於國弊而後已宗系之成
差遲數年何傷遂不行賂

趙憲疏

六月公州提督趙憲上疏家貧無資糧不能詣闕因監司
請依例轉達監司托謂疏中多違格不受再疏三疏皆不
受時人疾之次骨盧守慎嘗以穿山甲遺憲諭以容哩憲
不聽又呈四疏 十一月趙憲上疏請絕倭使

右議政鄭惟吉卒諱林塘金清陰誌其墓曰公八踐銓司

九典邦禮信心為準不以毀譽徇人國有大禮進退左右威儀可觀廷中望之燁如神人峻却元衡之求子婚不許汝立之邀宗會文章富麗尤長於詩不事雕削而自有風味尹月汀曰惟吉以名家子少有文名但欲引李樛為文衡士論以是短之

